

初戀

屠格涅夫著
豐子愷譯



初戀

屠格涅夫著
豐子愷譯

開明書店印行

初 戀 (中 文 本)

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每册定價國幣一元

著 者	屠 格 涅 夫
翻 譯 者	豐 子 愷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泂 人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70 P) W

宴會久已散了。時鐘打十二時半。留在室中的只有主人、賽爾給伊·尼古拉哀微契，和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

主人按呼鈴，命僕人把殘餘的晚餐收去。

‘事體就決定了，’他把身體深深地埋在一把安樂椅中，燒起一枝捲煙，一面口裏說；‘我們每人來講自己的初戀。賽爾給伊·尼古拉哀微契君，你先講罷。’

賽爾給伊·尼古拉哀微契是一個顏貌明亮，體態圓肥而小巧的男子，他向主人注視了一下，舉眼向着天花板。後來說道：‘我沒有初戀，我是從第二次戀愛開始的。’

‘這話怎樣講？’

‘理由很簡單。我十八歲時，最初對一美麗的少女生愛情，但我求得她的愛，似乎並不覺得甚麼新奇；與此後對別的女子們求愛一樣。老實說，我的最初又最後的愛，是我六歲的時候對於我的乳母的愛；但這是久已過去了的事。我們二人間的詳細的關係，我已不能記憶，即使我記了起來，有誰要聽那種話呢？’

‘那末怎麼樣呢？’主人說。‘我的初戀也沒有甚麼趣味；我自遇到安娜·尼古拉哀符娜——即我現在的妻子——之前，一次也沒有和別人發生過戀愛，我們的戀愛的經過十分順手；我們的父母給我們尋好了對手，我們不久深深地相愛着，婚事即便完成。我的初戀的故事可用兩句話說完。諸位，我老實對你們說，我提出初戀這話，正看中你們，你們不算老人，但也不是少年的獨身着了。符拉地米

爾·比得洛微契，你能講一點有趣的話給我們聽麼？’

‘是的，我的初戀的確不很平凡，’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是一個黑的頭髮已漸灰白了的四十歲模樣的男子，他帶着幾分嫌惡的神氣，這樣回答。

主人與賽爾給伊·尼古拉哀微契同聲叫道：‘啊，那最好了。……請講給我們聽。’

‘你們如果要我講……且慢；我不歡喜講；我不善於講話；勉強講起來一定枯燥而簡短，或冗長而不自然。倘你們允許我，我可把我所記得的盡數寫出來讀給你們聽。’

他的朋友們起初不同意，但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固執這主張。兩禮拜之後他們又會在一處，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就實踐了他的前言。

他的原稿中記錄着下面的故事：—

(一)

當時我正是十六歲。這是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夏天的事。

我和我的父母同住在莫斯科。他們在朝納斯哥契尼公園的卡路茄門附近借了一所避暑的別莊。我正在預備入大學校，但不甚用功，也並不焦急。

沒有人干涉我的自由。我恣意做我所歡喜做的事，尤其是自從我離開了我的最後的家庭教師以後，越發自由了。這家庭教師是法國人，他想起了自己‘炮彈似地’從法國流入俄國來，心中總不自然，常常現出憤慨的神氣，連日奄臥在牀上。我的父親待我用一種無心的親切；母親不甚注意我，雖然她只有我一個兒子；她的心全被別的事佔據去了。

我的父親是還年輕而且丰采很好的人，他是^以財產爲目的而和母親結婚的；母親比父親年長十歲。我的母親度陰鬱的生活；她常常焦慮妒忌，而且憤怒，但不表露在父親面前；她很怕他，他常作嚴肅，冷淡，又疎遠的態度。……我從來沒有見過比我父親更穩靜，自信，而且有威嚴的人。

我將永不忘記在這別莊裏的最初的幾星期。天氣正晴朗；我們於五月九日——聖尼古拉斯祭日——離開市鎮。我常常在自家的庭中，或納斯苟契尼公園中，或郊外散步；我總是帶一冊書在身邊——例如侃達諾符的‘世界歷史’——但難得讀牠，我最常做的是朗吟詩歌；我能背誦許多詩歌；我的血潮湧起，我的胸中常常懷着一種很甘美而又無端的憂傷；我全身都是希望和豫想，有時對於某種事物覺得恐懼，有時對於一切事物都覺得驚異，

我正在期待一種事物；我的想像不絕地運動，又像那黎明時候環繞寺院的鐘樓而飛迴的燕子一般迅速地反復同樣的空想；我耽於夢幻，沈於悲哀，甚至於哭泣；然而從音樂的詩歌或夕暮的美所誘起的淚和悲哀中，像春草一般地迸出青春和沸騰的生命的甘美的感覺來。

我有一匹馬；常常騎了獨自遠出，有時疾馳，想像我自己是一個擬戰的騎士。風在我耳邊呼嘯得何等快美！我又常舉頭向着天空，將那閃耀的光輝和碧藍吸收到我的廣開了去迎受的神魂中。

我記得那時候，女人的姿態，和愛的幻影，在我腦中還沒有現出清楚的形象；但覺得自己的一切思想和一切感覺中，潛隱着一種新鮮的，甘美不可言喻的，女性的……半意識的羞澀的豫感。

• 這種豫感，這種期待，滲透了我的全身；我

在這裏面呼吸，這又在我血管中隨了每滴的血而周轉……這已被制定，不久將要實現了。

我們那年夏天所居的屋子，共有一所有圓柱的宏壯的木造的邸宅，和兩間小舍；左面的一間小舍是一所製造廉價的糊壁紙的小工場。……我有好幾次在那裏徘徊，看那十餘個瘦弱而蓬頭的孩子穿着油污的褲子，露出憔悴的臉孔，不絕地在那壓下印刷機的方木版的木槓杆上跳躍，靠了他們的微弱的身體的重力，印刷出糊壁紙的種種模樣來。

右面的小舍空着，是要出租的。有一天——五月九日之後三星期光景——這小舍的窗幃開了，露出女人們的面孔來——原來已有人家租住了。我記得這一天正餐時光，母親問家裏的廚子，新來的鄰家是誰，才聽到札西京公爵夫人的名字，她最初聽到，頗注意地說道：

‘啊！是公爵夫人！’……繼續又說：‘我料想一定是個貧苦的公爵夫人罷？’

‘他們是雇了三輛馬車來的，’廚子手中捧着一隻盤子，恭敬地說明：‘他們自己沒有車馬，他們的家具都是非常粗劣的。’

‘啊，’母親回答，‘那更好了！’

父親對她使個冷眼；她默然了。

札西京公爵夫人看來的確不是富人；她所租住的小屋，非常頹廢，狹窄，而且低小，是稍有資產的人家所決計不要租住的。但當那時候，這種事體在我左耳朵進右耳朵出，毫不關心。公爵的稱號在我也全無甚麼感動；我正在讀席勒的‘羣盜’。

(二)

我的習慣，每天夕暮的時候必定帶了鎗在園中窺伺老鳥。我對於那種小心，狡猾，

貪婪的老鳥，久已抱着憎惡之念。就是那一天，我照例到園中去，徧跑了一回，沒有獲得甚麼（那些老鳥已認識我，只是繼續地在遠處啼噪），我偶然走近了我們的邸宅和擴張在右面的小舍的那邊而附屬於這小舍的狹長的園地相交界的低垣旁邊。我兩眼看着地，沿了低垣走去。忽然聽到一種人聲；我隔垣一望，喫了一驚。……我看到了一種奇異的光景。

離開我數步之前，在那黑莓叢的中間，草地上立着一個長身纖腰的少女，穿着薔薇色的條紋的衣服，戴着白色的頭巾；四個青年男子迫近在她的周圍，她正拿着孩兒們中都熟知而我卻不知道其名稱的一種灰色的小花，在那四個青年們的額上輪流地打擊；那種花作小袋形，在堅硬的物件上打擊一下，就會發出聲音，爆裂開來。

那青年們十分情願地用額去迎受，而那少女的姿態中(我看見她的側面)，有十分迷人的，專橫的，親暱的，調笑的，又嫵媚的地方，使我豔羨又歡喜得幾乎叫出來，我想，但得那種秀美的手指來叩擊我的額，我便拋棄世間一切，也不足惜。我的鎗從手中脫出，落在草地上，我忘卻了一切，不知矜足地貪看她那優雅的體態和項頸，可愛的臂，白的頭巾下面的蓬鬆的髮，半閉的明慧的眼，睫毛，及其下面的嫩柔的雙頰。……

‘青年啊，噲，青年啊！’忽然我的近旁有人叫着：‘你可以這樣地注視不相識的少女麼？’

我喫了一驚，啞子一般了。……在我近旁，低垣的那一邊立着一個有短的黑髮的男子，譏諷似地對着我看。同時那女子也轉向了我。……我剛在明媚而生動的顏面中看見一雙大而灰色的眼，忽然全部的顏面微微地

動起來笑出來，閃出潔白的牙齒，雙眉滑稽似地向上一挺。……

我臉孔緋紅了，從地上拾起了我的鎗，被一種音樂的，但非惡意的笑聲護送着，逃歸我自己的房中，把身子倒在牀上，把面孔埋藏在自己的兩手中。我的心砰砰地跳動；我覺得異常地羞恥又歡喜；我感到一種從未經驗過的刺激。

休息了一回之後，我整理我的頭髮，洗了手，下樓來喫茶。那少女的影象，浮出在我眼前，我的心已經不再跳動：但充滿着一種甘美的壓迫。

‘怎麼樣了？’父親突然地問我，‘你打着了一隻老烏麼？’

我正想把一切情形告訴他，忽然又自己阻止了，只是獨自微笑。將就寢的時候，我——不知爲甚麼緣故——獨腳在地板上迴旋

了三次，又把香水撒在髮上，翻進牀中，熟睡了一夜。天將曉時，我醒覺來，擡起頭來茫然地向四周一看，又倒下熟睡了。

(三)

‘我怎樣可和他們相識呢?’是我那一天醒來的時候的最初的念頭。朝茶之前，我即出門走到園中，但不十分走近那低垣去，並且也不見一個人。朝茶之後，我在屋前面的街上往復跑了數次，遠遠地眺望那小舍的窗。……在窗簾上想像出那女子的顏面來，心中驚慌，連忙跑開了。

‘但我定要認識這女子，’我在納斯苛契尼公園前面的砂地上悶悶不樂地徘徊，心中這樣想……‘但是用甚麼方法呢，這是一個問題。’

我回想昨日會見那女子的時候的極詳細的情形；不知爲甚麼緣故，那女子對我一笑的時候的情景，在我有特別明瞭的回想。……但當我壓榨我的腦漿，作種種計劃的時候，運命已經給我準備很好的機會了。

我不在家的時候，母親從那新來的鄰家收到了一封用灰色紙寫，而用郵局的通知書上或廉價的葡萄酒的瓶蓋上所特用的棕色的蠟封固的信。這信中寫着不通順的文字，不精美的筆跡，是那公爵夫人懇託我母親鼎力援助她；她說我母親和大官員們很熟識，現在她因爲發生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她的運命和她的子女們的運命都操在這等大官員們的手裏。

她信上寫着：‘我以貴婦人的同等地位，致書於夫人，因這原故，我很欣幸利用這機會。’信的結末，她要求我母親允許她來訪問。

母親因為決不下辦法，樣子似很不高興；父親又不在家，她沒有人可以商量。對手是貴婦人，不答覆是不可以的。但母親難於決定怎樣答才好。用法語答覆覺得有些不配；俄語的綴字，又不是母親所十分得意的，她自己明知這一點，所以不願將自己的缺點暴露於他人。

因此母親見我來了，非常歡喜，即刻吩咐我到公爵夫人那裏去，用口信告訴她，母親如果能力所及，隨時都樂願為她效勞，又邀她當日下午一點鐘來訪。

我的祕密的願望不料這樣急速地實現，使我又喜又驚。但我並不表露我心中所起的動亂，我就豫備，回到自己房中，加上一條新的領帶和一件新的燕尾服；我在家中還穿着短的上衣和掛下的領，我實在非常嫌惡這個。

(四)

我四肢帶了一種不期的震顫而走進這小舍的狹窄而不整潔的正門的時候，遇見一個面如紫銅，眼小而醜如豬眼，且額及顛顛上有我所從未見過的極深極深的皺紋的，灰色頭髮的僕人。他手中捧一個盛着咬殘的鯁魚脊骨的盤子，正在用他的足關閉通房間的門，突然叫道：‘你幹嗎？’

‘札西京公爵夫人在家麼？’我問。‘服尼發諦！’一個聒耳的女聲從裏面叫出。

那僕人不作一聲，背向了我，現出他的綴着孤另另的一粒帶紅色而有花紋的鈕子的制服的極襤褸的背部；他把盤子放在地板上就去了。

‘你警察署裏去過了沒有？’同樣的女聲

又說。那老僕格格地在那裏回答。

‘啊……有客人來麼?’我又聽得這樣說。
……‘鄰家的小主人! 那麼請他進來。’

‘請進客堂來,’老僕又走出來,一面從地板上拾起盤子,一面對我這樣說。

我抑住了感情,走進客堂去。

所謂客堂,是一間狹小而不甚清潔的房間,有幾件粗陋的家具,草率地放置在那裏。近窗口一隻缺一個擋手的安樂椅上,坐着一位身穿舊的綠色的衣服,項中圍着一個條紋的毛絲製的圍巾,不戴帽而顏貌醜陋的,五十來歲的婦人。她的一雙小眼像針一般釘着我。

我走上前去,對她鞠躬。

‘這位是札西京公爵夫人麼?’

‘我正是札西京公爵夫人;你就是符先生的令郎麼?’

‘正是。我是母親叫我傳言來的。’

‘請坐。服尼發諦，我的鑰匙那裏去了，你看見麼？’

我對公爵夫人陳述了母親對她的信的答覆。她一壁傾聽我說，一壁用她的肥大而紅的手指重重地扣擊那玻璃窗，我講完了，她又對我注視一番。

‘那好極了；我准定來，’後來她這樣說。‘你真年輕啊！請問你今年幾歲了？’

‘十六歲，’我不知甚麼原故格格不吐地回答。

夫人從囊中取出幾枚寫滿字的油污的紙張來，一直提起到自己的鼻頭前面一一詳細審視。

‘真青年啊！’她把身體不絕地在椅子上變換方向，突然這樣叫。‘啊，你不要客氣，儘管同在自己家裏一樣。我是不拘禮節的。’

‘的確太不拘禮節了，’我心中這樣想，一面細看夫人的不可愛的丰采，發生一種不可抑制的惡感。

這時候另外一邊的門忽然開了，門中立着我昨日在園中所見的少女。她舉起一隻手，臉上顯出一種譏諷似的微笑。

‘她是我的女兒，’夫人指着那少女說。‘蕊娜契卡，他是鄰家符先生的令郎。失禮了，請問你叫甚麼名字？’

‘符拉地米爾，’我立起身來回答，因為感情興奮，語言支吾了。

‘那麼，你家的尊姓呢？’

‘比得洛微契。’

‘啊，我有一個相識的警察署長，也叫做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服尼發諦！不要找我的鑰匙了；鑰匙在我袋裏。’

那少女依然作同樣的微笑，微微地開合

她的眼簾，又把頭略傾在一邊，注視着我。

‘我以前曾經見過服爾第馬爾君，’她開始說。（那銀鈴一般的聲音，使我全身起一種甘美的戰慄。）‘你許我這樣稱呼你，好否？’

‘好，就請……’我吃着口回答。

‘你在那裏見過的？’夫人問她。

公主沒有回答她母親的問。

‘此刻你有事麼？’她不絕地注視着我，這樣問我。

‘沒有事。’

‘你來幫我捲毛線，好麼？請到我這兒——房裏來。’

她點頭招呼我，走出客堂去。我跟了她走。

我們如今走進的一間房間，用具比較的好些，且布置得較有趣味。其實當那時候，我對於無論何物都沒有留意的餘暇了；我彷彿

佛在夢中行動，覺得全身充滿着一種近於精神衰弱的，強烈的幸福的感覺。

公主坐下了，取出一綵紅色的毛線來，教我坐在她的對面，仔細解開了那紅毛線，把牠放在我的兩手中。在這時間她始終裝着一種談諧的沈思的態度，微開的脣上帶着那種同樣的鮮明而狡獪的微笑，默默不語。然後她把那毛線捲在一塊彎曲的牌上，忽然她用非常鮮明而且活潑的眼向我一閃，使我不得不垂下我的兩眼。她的平常半閉着的眼睛滿滿地張開了的時候，她的容貌完全變更；彷彿有一種光輝流泛在她的臉上。

‘你昨天對我怎樣想，服爾第馬爾君？’略停了一回之後她這樣問我。‘大約你對我懷了不好的感想罷？’

‘我……公主……我並不……那裏我可？……’我狠狠地回答。

‘我告訴你，她又說。‘你還沒有理解我。我是一個奇怪的人；我常常歡喜聽別人的真話。你，我剛才聽得你說是十六歲，但我是二十一歲了；我比你年長得多，所以你應該常常對我說你的真話……又聽從我的話，’她又說。‘請你看着我的臉孔：爲甚麼不看我？’

我越發面紅了；只得大了膽舉起眼睛來看她。她微笑了，不是以前那種惡意的微笑，卻換了一種滿足的微笑。‘看着我呀！’她溫柔地放低她的聲音，說道：‘我不嫌你看我。……我歡喜你的臉兒；我覺得我們可做朋友。但不知你歡喜我嗎？’她又狡猾地這樣補足了說。

‘公主……’我正想說話，被她的話攔阻了。

‘第一件事，你應當呼我爲蕊娜伊達·亞

歷山特洛符娜，第二件事，孩子們’——（她立刻又改正了說）‘青年們——不把他們心中所想的事老實說出，是一種惡習氣。大人方才可以如此。你是歡喜我的麼？’

她這樣自由地和我說話，我雖然非常歡喜，但心中仍有些懊惱。我想使她知道她的對手已不僅是一個孩子，於是竭力裝出一種自然而莊嚴的神氣來，說道：‘我確是非常歡喜你的，蕊娜伊達·亞歷山特洛符娜，我絕不想隱瞞。’

她搖着頭，好像在沈思的樣子。

‘你有家庭教師麼？’她突然地問我。

‘沒有，我早已沒有家庭教師了。’

我說了一句謊話；其實我離開我的法國人還不到一個月。

‘啊！是的——你早已是成人了。’

她輕輕地扣我的手。

‘把你的手放直來！’

說着，她連忙捲她的毛線。

我乘她俯視的時候，偷看她的容顏，起初，是膽小地看，後來就漸漸大膽地看。我覺得她的容顏比昨日初見時更加妖豔了；沒有一處不婉美，玲瓏，而且可愛。

她背了張白窗簾的窗子而坐著，日光通過了那窗幃而流入，在她的絨毛似的黃金色的卷曲的髮上，純潔的頸上，平坦的肩上，和柔順而平穩的胸上，映着一種柔和的美光。我注視她，她現在已經對我如何親密而且接近啊！我似乎覺得同她相識已久了，又似乎覺得在同她相識以前，並不曾知道有甚麼世間，也並不曾生活過。……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極隨常的衣服和一條前褂；我覺得很想和這衣服及前褂的個個褶紋親吻。她的小靴尖在她的裙子下面露出來；我很想用了崇敬的

心念而拜倒在這靴下面。……

‘如今我坐在她的前面了，’我想；‘我已同她相識了……唉，何等幸福！’

我大歡喜之下，不禁要從椅子上跳起來，但我不過微微地擺動我的兩足，好像一個得着了糖果的小孩。

我歡喜得像魚得了水一般，我但願永遠住在這房間中，永遠不離去這地方。

她的眼簾慢慢地舉起來，那明淨的眼睛又溫和地照着我，又微笑了。

‘你這般地看我！’她緩緩地說，舉起一個威嚴的手指。

我面紅了。……‘她一切都曉得了，一切都覺察了，’這一念閃過我的心頭。‘她那裏會不曉得一切，不覺察一切呢？’

突然鄰室中發生一種音響——軍刀的磨擊聲。

‘蕊娜！’公爵夫人在客堂中叫着，‘比洛符左洛符帶一隻小貓來給你了。’

‘小貓！’蕊娜伊達叫着，驀地從椅子裏立起身來，把毛線球拋在我的膝上，便走了出去。

我也起身，將那線縶和線球放在窗緣上，走出到客堂裏，逡巡不決地立停了。在室的中央，蹲着一隻張着爪的斑花小貓；蕊娜伊達俯伏在牠的前面，正在仔細地托起牠的小頭來。在公爵夫人的旁邊，而幾乎填滿了兩窗之間的空地的，是一個有亞麻色的鬢髮，薔薇色的頰和突出的眼睛的青年的騎兵。

‘這小東西何等有趣！’蕊娜伊達正在說；‘牠的眼兒不是灰色的，倒是青的，那耳朵好長呀！謝謝你，費克託爾·咸各微契君！你真親切。’

那騎兵——我認得是我昨晚在公園中看

見的四個少年中的一人——笑嘻嘻地鞠一個躬，他的靴鐵和軍刀的鍊條鏘鏘地擦響起來。

‘昨天你說起要一隻長耳朵的斑貓……所以我就把這個辦到了。你的話我當作法令守着呢。’他說着又鞠躬。

那小貓輕輕地叫，又在地上嗅。

‘餓了罷!’蕊娜伊達叫。‘服尼發諦，索尼亞!拿些牛奶來。’

一個穿着一件舊的黃色的長衣，圍着褪色的頸卷的婢女，拿了一盆牛奶進來，放在小貓的面前。那小貓飛跑過來，張着眼一看，就去舐食了。

‘好一個薔薇色的小舌頭啊!’蕊娜伊達把頭差不多帖在地上，從那小貓的鼻的下方斜窺，這樣說。

那小貓一喫飽，喉頭微微發出一種聲音，又鼓動牠的爪。蕊娜伊達立起身來，隨隨便

便地向那婢女說道，‘拿去。’

‘爲這小貓——請你的手，’~~那新與路德~~
動他的裹在一套裝鈕扣的新軍服裏面的~~壯健~~
的身體，這樣說。

‘請把我的兩手……’蕊娜伊達伸出兩手給他。當他吻她的兩手的時候，她隔着他的肩向我看着。

我像釘住一般直立原處，不曉得還是笑好，還是說甚麼好，還是不做聲好。忽然我從門外的走廊裏看見我家的僕人富耀獨爾。他正在對我招呼。我機械一般地走了出來。

‘有什麼事情?’我問他。

‘你母親差我來的，’他輕輕地說。‘她在動怒，爲了你不帶回音轉去。’

‘嘎，我在這裏長久了麼?’

‘一個多鐘頭了!’

‘一個多鐘頭了!’我不知不覺地順了他

一遍，就走進客堂去，鞠躬告辭，把腳在地板上磨擦。

‘你到那裏去？’公主從騎兵後面對我一看，這樣問。

‘我現在非歸家不可了，’我說，又向了老夫人說，‘夫人一准下午二時請過來？’

‘准如你所說罷，好官人。’

公爵夫人忙着取出她的鼻煙匣子，大聲地吸鼻煙，使我驚異得極。

‘准如你所說罷，’他正在打嚏，流眼淚，重新對我說一句。

我又鞠躬，回轉身來，走出室外，覺得背部帶着一種年輕的人曉得背後有人看送他的時候所感到的，跼蹐不安的感覺。

‘下次再來看我們，不要忘記，服爾第馬爾君，’蕊娜伊達這樣叫，她又笑了。

‘她爲甚麼常常笑呢？’當富耀獨爾帶一

種不滿意的神氣而默默地送我歸家的時候，我這樣想。到了家中，母親責備我，且怪我在公爵夫人家有甚麼事，要這樣長久。我默默不答，就回到自己房間裏。忽然心中覺得非常悲哀。……我幾乎要啼哭。……我嫉妒那個騎兵。

(五)

公爵夫人如約來訪我的母親，使我的母親感到了一個可嫌的印象。她們會面的時候我不在家，後來晚餐時光，聽得母親對父親說起，這公爵夫人是一個‘極卑俗的女子，’她要母親爲他辦賽爾給伊公爵的交涉，弄得母親十分爲難，又說她似乎關係着無數的訟案和事件——‘卑陋的金錢上的事件’——所以她定是一個極討厭的又好訴訟的人。但母

親又說她已經請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兒明天晚上來我家共餐(聽見了‘女兒’兩個字,我忙把鼻子藏在盆子裏了),因為她畢竟是我們的鄰人,而且是有爵位的人。

父親聽了,便對母親說,他已記起這公爵夫人是誰;他說他小時候,曾經認識這已故的札西京公爵,他出身於上品人家,但天生是一個很輕薄又愚昧的人;因為他曾久居在巴黎,交際社會上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巴黎子’;又說他原是很富的,但為賭博喪盡了財產;此後又不知為了甚麼理由,大概是為了金錢,——父親又冷笑一下,先補足一句:其實就是為金錢,也不難選擇一個較好的女子,——他和一個商人的女兒結了婚,結婚以後他又幹投機事業,就全部破了產。

‘她只要不說起借錢就好了,’母親說。

‘那一定可能的罷,’父親慢慢地回答。

‘她會講法語麼?’

‘講得很不好。’

‘哼，那倒也沒有甚麼關係，你說你也邀請、
她的女兒；有人對我說，她的女兒到是一個極
伶俐而且有教育的女子。’

‘啊，那麼不像她母親。’

‘也不像她的父親，’父親接着說。‘他雖
然受過教育，但是一個愚人。’

母親嘆息，陷入沈思。父親不再說甚
麼，我在這場會話中，覺得很不愉快。

正餐後，我走到園中去，但不帶鎗。我
自己立誓不再走近札西京家的庭邊去，但一
種不可抵抗的力把我拉近那邊去，且這一去
並不徒勞。我剛才走到那短垣旁邊，恰巧遇
見蕊娜伊達。這回只有她一人。她手中拿
着一冊書，慢慢地沿了小路走來。她沒有留
意我。

我想讓她過去了；忽然我又改變了心，咳嗽了一聲。

她回轉頭來，但不立停，用一手掠開她的草帽上的闊青色的圍帶，看着了我，慢慢地微笑，又把眼俯看書上。

我脫了帽，躊躇了一回之後，心中懷着苦悶而走開了。‘她當我甚麼？’我心中（不知道爲甚麼緣故）用法蘭西語這樣想。

熟悉的足音在我後面響着；我回顧時，見我的父親用他的輕快的步調，正在向我走來。

‘這是那公爵家的女兒麼？’他問我。

‘是的。’

‘嗶，你認識她的？’

‘今天早晨我在公爵夫人家中看見過她的。’

父親立停了，他的腳踵敏捷地旋轉來，走了回去。

他走到蕊娜伊達面前，對她恭恭敬敬地行一個禮。她也對他行禮，面上現出驚奇的顏色，同時翻落了她的書。我看見她怎樣地目送我的父親。父親的服裝平常總是無瑕可指，簡單而有他所獨得的格調；但我覺得他的丰采從來沒有像今日那樣優美，他的灰色的帽子，從來沒有像今日那樣恰好地戴在他的比年輕時並不薄了些的卷髮上。

我向着了蕊娜伊達走去，但她並不看我；拾起了她的書就走了去。

(六)

這一夜和次日，我完全在一種頹喪而失感覺的狀態中。我記得我曾想用功，拿侃達諾符的“世界歷史”來讀，但這有名的教科書的印刷很清楚的行和頁，徒然地在我眼前

經過。我將‘球理亞斯·該撒以其戰士的勇氣而成名’的文句讀了十遍。但一點也不懂得，終於把書拋棄了。正餐之前，我在髮上再撒一回香水，又穿上了我的燕尾服和領帶。

‘你爲甚麼打扮得這樣?’母親問我。‘你現在還不是一個大學生，你能不能通過你的入學試驗，還未可知。且你的短上衣做得並不長久! 不可棄掉的!’

‘恐防有客人來，’我差不多絕望地，格格不吐地回答。

‘何等沒道理的話! 有貴客來咧!’

我只得服從。脫去燕尾服，仍舊換上了短上衣，但不除去我的領結。

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兒在正餐前三十分時光來了; 這老夫人在昨日我已見過的青色外衣上，添上了一個黃色的肩掛，戴一個老式的

裝着火紅色的圍帶的帽子。她開口就說她的經濟困難，太息，愁訴她的貧乏，且要求幫助，但她的舉止很不客氣；照例大聲地吸鼻煙，又照例自由地在椅子上偃仰轉側。好像全不顧着自己是一位公爵夫人。

反之，蕊娜伊達態度很嚴肅，又差不多高慢，處處見得是一位公爵家的公主。她的臉上有一種冷靜的安定和威嚴。幾乎使我不認識這是她的本來的容貌；她如今的微笑和斜睇，我也沒有見過，然而這種新的樣子，我也覺得非常美。她穿着一件有淡青色的花的輕的巴蘭其紗的衣服；她的髮掛下很長的雲卷在頰上，作英吉利風；這式樣十分適合於她的臉孔的冷淡的表情。

共餐的時候，父親坐在她的旁邊，他用他所獨得的老練而鎮定的慇懃的態度招待他的鄰席。他時常對她看，她也對他看，但樣子

非常奇怪，差不多各懷敵意。他們的會話用法語；我曾記得，我非常驚嘆蕊娜伊達的發音的正確。

公爵夫人在席上，與前一樣地不拘禮節；她管自大嚼，且稱讚肴饌的味美。母親明明被她所困了，用一種倦怠而疎忽的態度對付她；父親時常微微地皺眉頭。母親連蕊娜伊達也不歡喜。

‘一個傲慢的潑婆，’次日母親這樣說。‘你想她有甚麼可以傲慢，裝着那像 Grisetete 的臉孔！’

‘你也沒有見過甚麼叫做 Grisetete 呢，’父親對她說。

‘幸而我沒有見過！’

‘幸而你，沒有見過……那麼你怎麼提出她們來說呢？’

蕊娜伊達對我全同素不相識一樣。會

餐畢後，公爵夫人就起身來告辭。

‘馬利亞·尼古拉哀符那君和比屋託爾·伐西利契君，我全仗你們的親切的照拂了，’她用一種悲哀的單調的語氣對父親和母親說。‘我如今全然沒有辦法！以前曾有好的日子，但是已經過去。如今我雖有這爵位，不過是一個貧乏的空名，沒有可受用的實在了。’

父親對她恭敬地行了禮，送她到廳堂的門口。我穿了短上衣立着，眼看着地板上，彷彿一個受了死刑宣告的人。蕊娜伊達對我的態度，完全使我心碎了。卻不料當她走過我身邊的時候，她的眼中忽然露出和從前一樣的溫柔的表情，急速地低聲對我說：

‘今夜八點鐘到我們那兒來，聽見了麼？一准來……’

我但伸一伸我的手，她把白的肩巾一搭上項頸，早已走過去了。

(七)

八點正，我換上了燕尾服，將髮在額上梳成一叢，走進公爵夫人所住的小屋中去。那老僕對我嫌惡似地一看，不願意似地從他的凳上立起來。客堂裏有一種歡喜的喧囂聲。我推門進去，嚇得幾乎退了出來。那室的中央，椅子上立着公爵的女兒，手裏正拿着一頂男子的帽子，放在前面；椅子的周圍聚立着五六個男子。那女子拿帽子在他們的頭上猛烈地搖動，男子們爭把他們的手放進帽子裏去。

那女子看見了我，叫道：‘且慢，且慢，又來一客人了，也該給他一張入場券，’就輕輕地從椅子上跳下，拉住了我的衣袖。‘到這兒來呀，’她說，‘你爲甚麼立着不動？諸君，

讓我介紹這位客人：這位是服爾第馬爾君，就是我們的鄰家的兒子。這位是，’她又向着我說，爲我順次介紹她的客人，‘馬來符斯奇伯爵，這位是羅興醫生，這位是漫伊達諾符詩人，這位是退職大尉尼爾馬次奇君，這位是騎兵官比洛符左洛符君，你所已認識的。我希望你們大家做好朋友。’

我非常慌張，連對他們行禮都不行；那羅興醫生，我認得就是前回在園中極殘酷地弄得我羞恥的黑髮男子；其餘的人我都不認識。

‘伯爵！’蕊娜伊達繼續說，‘請寫一張券與服爾第馬爾君。’

‘這不行的，’伯爵用輕佻的波蘭風的語氣回答，他是一服裝很時髦，面色淺黑的美男子，有表情的棕色眼睛，細小的白鼻，又有可愛的細鬍鬚在小小的口上。‘因爲這位先生沒有和我們競賭過。’

‘這是不行的，’比洛符左洛符和那所謂退職大尉的也異口同聲地說，這大尉是四十來歲的男子，顏面上痘瘡痕跡多得可嫌，頭髮彎曲像黑人一般，背脊隆起，兩脚屈曲，穿着沒有肩章鈕子的軍服，鈕子也不扣上。

‘我說要寫一張給他，’公主又說。‘你們爲甚麼這樣地反抗？服爾第馬爾君是第一次來此，對他還不能用甚麼規則。你們無須反對——寫給他罷，我說要寫給他。’

伯爵聳一聳肩，但柔順地低了頭，把筆拿在他的戴着指環的白手中，撕下一塊紙，就寫了。

‘我們總應當把現在舉行的事對服爾第馬爾君說明一下，’羅興用譏諷似的語調說，‘否則他將完全輸了。你知道麼，青年，我們如今是競賭？這公主是給獎的，拈着好籤的人，得着吻她的手的特權。我所說的你都

明白了麼？」

我但對他注視，依舊發癡似地直立着，這時候公主又跳上椅子，把那帽子搖動起來。男子們爭向她擁擠過去，我挨在他們的後面。

‘漫伊達諾符，’公主對一個有瘦削的顏面，小而潤的眼睛，和極長的黑髮的長身少年人說，‘你是詩人，應該豁達的，你的籤讓給服爾第馬爾君，使他得了兩次罷。’

但漫伊達諾符搖搖他的頭，表示不願意，振動他的髮。別人都試過了之後，輪值到我，我也把手一投伸進那帽子中去，打開籤來一看。……呀！當我看見‘接吻’兩字的時

候，我心中不知怎麼樣了！

‘接吻！’我不由地高聲叫起來。

‘好！他贏着了，’公主急速地說。‘我何等快活呵！’她從椅子上跳下來，對我非常明朗可愛地一看，使我的心狂跳。

‘你歡喜麼?’她問我。

‘我?……’我含糊地說。

‘你的籤賣給我罷,’比洛符左洛符突然在我耳邊大叫。‘我給你一百個盧布。’

我用極輕蔑的一看拒絕這騎兵,蕊娜伊達拍起手來,羅興也叫道,‘好呵! 好呵!’

‘但是,我是這儀式的主宰者,’他又繼續說,‘故我有監督一切規則的履行的義務。服爾第馬爾,你得跪下一膝。這是我們的規則。’

蕊娜伊達立在我面前,她的頭略傾在一邊,似乎要對我更詳細地觀看;她帶着一種威嚴,伸出手給我。一陣朦朧的霧經過我的眼前;我想跪倒一膝,竟把兩膝一齊跪下了,很不自然地接近我的唇到蕊娜伊達的指上,甚至被她的爪在我鼻端上微微地搔了一下。

‘好了,好了!’羅興叫了就扶我起來。

競賭的遊戲繼續做下去。蕊娜伊達使我坐在她的身旁。她提議種種奇異的遊戲！內中有一次，她自己裝作一個‘立像’，選那醜男子尼爾馬次奇裝作立像的臺座，命他把身子彎成弓形，俯下他的頭在自己的胸前。

笑聲一刻也不停止。在我，一個從小生長在上品的貴族家庭的重門深院中的孩子看來，這種喧嘩和騷亂，這種近於亂暴的放浪的歡樂；和這種對於素不相識的人的交際，但覺得心中如夢地搖蕩。我頭腦像酒醉一般地漸漸暈眩了。後來我竟會比別人更高聲地說笑，使得那正在鄰室裏和從脫凡爾斯奇門招請來的某書記商談事情的公爵夫人聽見了，特地走進來看我。但我覺得非常快樂，對於甚麼都不顧慮，就是他人的指點嘲笑，我也毫不介意了。

蕊娜伊達始終對我特別要好，常常教我

住在她身邊。在有一回遊戲中，我須得與她並坐了，用一塊絲帕將我們二人遮蓋：我在這下面告訴她我的‘祕密’。⁶²我曾記得我們兩人的頭忽然被包圍在一種溫暖，微明，而芳香的黑暗中，在這黑暗中的她的眼的柔美而迫近的光輝，從她的張開的脣間吐出來的燃燒似的氣息，她的皓齒的光輝，髮的尖梢接觸我的顏面，使我的感情像火一般燃燒起來。我默默不語。她狡猾地又神祕地微笑，最後輕輕地問我：

‘唔，甚麼祕密？’

我只是紅了面，笑着，閉着氣息轉向他方。

我們對於競賭已經疲倦了，——又開始作一種繩的遊戲。唉！當我不留心被她在指上猛打了一下的時候，我何等魂飛一般地歡喜，我後來又如何裝出毫不介意的樣子，她又

如何戲弄我，不肯接觸我伸出來的手！

我們那一晚什麼事都做了！我們彈洋琴，唱歌，跳舞，效做 gypsy 的營宿。尼爾馬次奇被他們打扮做一隻熊，使他飲鹽水。馬來符斯奇伯爵做出種種的骨牌遊戲來，把骨牌推雜之後，做 whist 遊戲，結果一切的牌歸他自己，於是羅與‘有祝賀他的光榮’。漫伊達諾符背翻他所作的‘殺人者’的詩數章，（這時代是浪漫主義達於絕頂的時候），這詩是他打算用黑封面題血紅字而出版的；他們又從書記的膝上偷取他的帽子，逼他做哥薩克跳舞，贖回他的帽子；他們使那老福尼發諦戴了婦人的帽子，公主戴了男子的帽子。……我不能夠一一記憶當時所做的事情。只有比洛符左洛符鬣蹙又憤怒，漸漸退縮到後面去。……有時候他的眼睛似乎要射出血來，他的面孔通紅，他似乎常想向我們衝突過來，把

我們同鉤屑一般地蹴散；但公主時時對他舉眼，對他搖手，於是他再退回本來的一角裏。

後來大家十分疲倦了。就是那自稱沒有一事做不到且不怕騷擾的公爵夫人，到後來也疲倦起來，盼望靜止與休息了。夜中十二時，辦出晚餐來，有一片枯燥的乾酪，和幾個包着切細的火腿的冷的饅頭，然我覺得這比我以前所嘗過的一切點心甘美得多；只有一瓶葡萄酒，且是很奇怪的一瓶；一個闊頸黑色的瓶，裏面的酒作桃紅色，但沒有一人去喝牠。疲倦了，又因過於歡樂而困乏了之後，我就離去這公爵家；臨別的時候，蕊娜伊達慙慙地和我握手，又啞謎一般地微笑。

夜氣沈重而潤溼地接觸我的火熱的臉；雷雨似乎要來了；黑的雨雲顯著地變動其如煙的輪廓，漸漸地昇起來，徐徐地橫過天空。風在黑暗的樹林中不絕地顫動，有一處遼遠

的地平線上，鈍重的雷聲憤怒地自言自語似地響着。

我由後面的扶梯走進我的房間中。我的老僕人躺在地板上熟睡了，我必須由他身上跨過；他醒來，看見了我，對我說，母親今朝又爲我動怒，又要着人來喚我，但被父親阻止了。（我從來沒有一次不向母親道了晚安，又爲她祝了福而就寢。然而今晚沒有法子了！）

我對老僕人說，我自己會脫衣就寢的，就熄了蠟燭。但我並不脫衣，也不就寢。

我坐下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似乎着了魔一般。我的感覺非常新鮮又非常甘美。……我靜靜地坐着，幾乎絕不迴顧，也不移動，緩緩地呼吸，但有時對於一種回想悄悄地微笑，又或想起了我如今已落入戀愛，那女子是我的對手，這是真的戀愛，便渾身發冷。蕊娜伊達的顏貌在黑暗中常浮現到我眼前，——

浮現出來，便不消去；她的脣上依然表現着同樣的啞謎的微笑，她的眼睛帶着一種疑問的，如夢的，溫柔的……恰如剛才和我分別的時候的表情，從側面眺望我。

後來我立起了身來，踏着腳趾走到牀邊，不脫衣服，輕輕地把頭靠在枕上，似乎謹防突然的動作驚擾了充滿在我的靈魂的那一種東西。……我躺下了，但並不閉眼。忽然覺得有一種微光不絕地照進房中來。……我起來向窗外瞧視。那窗櫺和那神祕而朦朧地發光着的窗玻璃，顯然地可以辨別。

我想，這是雷雨了；這是真的雷雨了，但牠咆哮在很遠的地方，故雷聲也聽不到；只見微茫的，長的電光，猶似分枝一般地不絕地閃過天空；但這與其說是閃耀，不如說是像將死的鳥的翅膀一般地戰慄又痙攣。

我就起牀，走到窗邊，在那裏一直站到天

明。……那閃電一刻也不停止；這便是農民間所喚做‘雀夜’的。我注視那好像隨了每次的閃電而一齊震顫的默默的沙原，納斯奇契尼公園的黑塊，和遠處的房屋的微黃色的門面。……我不絕地注視，不能離開那地方這種默默的電光，這種閃爍，好像同我的胸中燃燒着的祕密的無聲的情火相應和着。

天黎明了；天空現出塊塊的紅雲來。太陽漸漸近地平線來，電光漸漸淡起來，後來平靜了；那閃耀的光輝也漸漸減少起來，後來湮沒在那將到的白晝的正確的光明中而消滅了。……我的情火的閃爍也消滅了。我覺得非常疲勞且安靜……然而蕊娜伊達的幻影，依然得意似地浮現在我心頭。但這幻影也好像比以前穩靜：猶似一隻方從池沼的蘆葦中飛出來的白鵲，顯著地被襯出在其周圍的別的不美的物體中間，當我將睡着的時候，我

心中充滿了訣別的敬慕之念，把自己的身體拋投在牠面前。……

唉，甘美的情緒，溫柔的和諧，柔和的心的善與和平，戀的最初的歡樂的至福；牠們在那裏呢，牠們在那裏呢？

（八）

次日早上，我下樓來喫早茶的時候，母親責備我——但不如我所期望的厲害——且盤問我昨夜在那裏。我隱沒了許多詳細點，且處處裝着極自然的樣子，而簡單地回答她。

‘總而言之，他們不是善良人，’母親對我解說，‘你不準備你的大學試驗，也不用功，而專在那裏游蕩，是不應該的。’

我已明知母親關於我的課業的掛念只限於此數語，覺得無回答之必要；但早茶之後，父

親挽了我的臂，同我到園中去，強逼我告訴他我在札西京家中的所見。

父親對我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我們父子間的關係也甚不可思議。他差不多全不注意我的教育，又極少和我講話，但他又決不傷害我的感情；他尊重我的自由，他待我——倘我不妨這樣說——用一種禮貌……但他決不使我真個接近他。我愛他，我尊敬他，他是我的理想的男子——唉！我將怎樣熱情地傾向他，倘然我心中沒有父親常要遠離我的意識！但當他高興的時候，他差不多能將一句話，或一個舉動即刻喚起我對他的無限的信仰。我打開了我的心腹，對他說話，像對賢達的朋友或親切的教師一樣……忽然他捨棄我，又拒遠我了，似乎溫和且有愛情，然而他仍是拒遠我了。

有時他非常高興，就會和我一同玩耍，遊

戲，像一個孩子（他歡喜各種活潑的肉體運動）；有一次——這種機會是永沒有第二次的！——他非常親切地撫愛我，使我幾乎流淚。……但是這高興和親切忽然又一齊消滅得影跡全無，我們二人間的經過情形，竟像一個夢，使我無可繫維將來的希望。有時我細審他的聰明秀美而且光明的顏面……我的心會戰慄起來，我的全身傾向他了……他似乎覺察我心中所起的現象，順手在我的頰上一撫，便走開去，或便做他的某種工作，又或立刻同冰一樣地完全冷卻，彷彿他是專會冷卻的，於是我立刻退縮，也冷卻了。

他對我的難得發作的愛情，決不是我對他的不言而可意會的懇願所能喚起的，而往往不期地發作。後來我仔細考察父親的性格，達到了這樣一個結論：他對於我和家庭，是無暇顧慮的；他的心常向着別的事件，而且

是對於別的事件覺得十分滿足的。

‘你自己能力所及的，儘管自己去做，決勿爲他人所支配；要依從自己的意志——人生一切滋味都在這裏了，’他有一天對我這樣說。又有一次我裝民主主義者的腔調，對他表示我對於‘自由’的意見（我常說他這一天是‘優待’我的；在這種時候，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對他說話）。

‘自由，’他回答；‘你曉得甚麼能給人自由？’

‘甚麼呢？’

‘便是意志，自己的意志，牠能給一種力，這力比自由更好。懂得了意志的用法，就可得到自由，也會支配了。’

我的父親，對於生比甚麼都要愛惜。……恐怕他是預覺他自己不能長久享人生的‘味’的：——他在四十二歲上就死去。

我把我昨夜在札西京家的一夜的光景細細地說與父親聽了。他坐在園中的椅子上，用他的杖在砂地上劃來劃去，似注意，又似不注意地傾聽我。他時時微笑，時時舉起明亮而滑稽似的眼來看我，且時時用瑣細的質問和同意的表示來探我的話。我起初連蕊娜伊達的名字也說不出口，但後來耐不住了，我就開始讚美她。父親依舊微笑；然後他沈思了，挺一挺腰，站了起來。

我記得他出門的時候，曾吩咐預備他的馬。他是一個很高明的騎手，且有遠勝於拉萊氏的，駕馭最惡的馬的祕訣。

‘父親，我也同去好麼？’我問。

‘不要，’他回答，他的臉孔變成了他本來的和氣而冷淡的態度。‘你要去，獨自去罷；給我對馬夫說我不去了。’

他背向了我，快步走了去。我目送他；他

在門中消失了。但見他的帽子在低垣外移行；他走進札西京公爵家裏去了。他在那裏住了不過一小時光景，就出來，又向市中去，直到晚上歸家。

正餐之後，我到札西京家去。只見公爵夫人獨自在客堂中。她見了我，拿起一枝編物針來在帽子下面搔她的頭髮，突然問我可爲她寫一張訴願書否。

‘好的，’我坐下在椅子邊上，回答她。

‘只要留意把文字寫大些，’她遞一張油污的紙給我，說道；‘不曉得你今天能寫好否，先生？’

‘可以，我今天寫好是了。’

恰好鄰室的門開出，我從門隙間看見蕊娜伊達的臉，蒼白且帶憂愁，她的髮隨便地拋在後面；她用大而冷的眼睛對我注視，輕輕地關上了門。

‘蕊娜，蕊娜!’ 老夫人叫她。蕊娜伊達不答應。我拿了老夫人的訴願書回家，費整個黃昏給她寫。

(九)

我的‘愛情’從這一天開始了。我記得當時感到一種像人們初就職務的時候所必須感到的滋味：即我現在已不僅是一個孩子，我是已經在戀愛了。我曾經說過，我的愛情是從這一天開始的；我又可補說一句，我的苦痛也是從這一天開始的。我離開了蕊娜伊達便焦慮；便萬事不入我的心中；萬事惹我的討厭；接連數日地熱烈地想念她……我離開了她，便焦慮，……但在她面前這焦慮也毫不輕鬆一點。我嫉妒；我自恨我是一個不足取的孩子；我自己愚蠢地憤怒或卑陋自己，然而有

一種不可抵抗的勢力，將我拖近她去，我每次走進她的房間的門的時候，不能不感到一種歡喜的戰慄。

蕊娜伊達立刻明白我是在對她戀愛了，其實我也決不——連想也不想——隱諱。她玩弄我的愛情，愚弄我，愛撫我又虐待我了。爲別人的最大的歡喜與最大的苦痛的唯一源泉，與專制的又不負責任的原因，定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已經像一塊蠟在蕊娜伊達的手中；然而她的戀人，實在又不止我一個。凡訪問這公爵家的人們，個個爲了她而熱狂，她把個個人當作奴隸一般地自由操縱。誘起他們的希望，再誘起他們的恐懼，又恣意玩弄他們（她常稱這爲‘搗搗他們的頭’），他們做夢也不想抵抗，個個熱誠地服從她，這在她是快意的。

她的充滿生命和美的全身，有一種由狡

獷和疏忽，機巧和單純，沈靜和談諧混合而成的獨得的魔力；她的一切所說與所為，一切動作，有一種美妙的魅力，在這裏面她所特有的力顯著地活動着。她的顏面又時時變化，時時有作用；又差不多在同時現出一種諷刺，夢想，熱情的表情。各種各樣的情緒，像大風的晴空中的雲影一般美妙而迅速變化，不絕地在她的脣和眼上相追逐。

凡崇拜她的人們，個個是她所需要的。比洛符左洛符，她常喚他做‘我的猛獸’，有時單喚‘我的’，他是爲了她赴湯蹈火都樂願的。他自信沒有甚麼智力和別種能力，所以常常在談話中暗示其他的人們都不過是無意的纏擾而沒有真正的願望，而向她求婚。漫伊達諾符是適合於她的性格的詩人的一面的；他是類似一般作家的氣質較爲冷靜的人，他欲使她——或恐使他自己——相信他是同女神一

般地崇拜她的，爲她作極長的讚美詩，且用了一種又似做作又似真率的特別的熱誠，讀給她聽。她給他同情，同時又略有嘲弄他的意思；她不甚信用他，每每聽他罄訴了他的熱情之後，便叫他朗吟普西金的詩，說用以‘洗淨空氣’。

諷刺家又說話非常刻薄的醫生羅興，比別的無論那一個都更理解她的性質，又最愛她，雖然在她當面或背後常常責備她。她不得不尊敬他，但也因此而虐待他，有時她用一種特別的惡意的慰安，使他覺得他自己也是在她勢力之下的人。

‘我是浮薄的人，冷酷的人，我天生是一個女優伶，’有一次她在我面前對他這樣說；‘很好，很好！把你的手給我；我將用這針來刺，你被這位少年看見了一定怕羞，刺了又一定很痛，但你不過一笑，你這老實人。’

羅興紅着臉轉向他方，又咬他的唇，終於遵命伸出他的手來。她用針刺入，他果然笑了，……她也笑着，把針刺得很深，又窺看他那徒然拚命轉向別處去的眼。……

蕊娜伊達和馬來符斯奇伯爵的關係，我最不了解。他是一個聰明，秀美，且多才的男子，但帶些曖昧，又帶些虛偽，就像我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也能分明看出，但蕊娜伊達卻沒有注意，我真覺得奇怪。大概實際注意到他這虛偽的點，但沒有表示罷了。她的不規則的教育，奇怪的交游和習慣，母親的常不在家，家庭的貧乏和紊亂，這少女享受自由以來的一切的事件，和她的在周圍的人們中最為優秀的自覺：凡此種種原因，在她心中擴大成了一種半輕蔑的，疎忽的，傲岸的習風。所以在無論甚麼時候，有無論甚麼事件發生；例如服尼發諦說砂糖沒有了，或者有甚麼誹

謗傳到她的耳中了，或者她的客人們中起了口角了——她但搖一搖她的卷髮，說道，‘這有甚麼要緊？’差不多全不介意。

但當我看見馬來符斯奇走近她的身邊，用一種狡獪的，狐狸一般的態度，輕俊地靠在她的椅背上，帶着一種自得的又諂媚的笑容，在她耳邊唧唧啾啾地細語，她兩手抱着胸窩，也帶着微笑而專心注視他，搖她的頭的時候，我便怒氣直沖，全身的血沸騰起來。

‘甚麼原因誘致你歡喜馬來符斯奇伯爵呢？’有一天我問她。

‘他有那樣可愛的鬚鬚呢，’她回答，‘但這是與你不同的。’

‘你不必拚念我的歡喜他，’又有一次她對我這樣說。‘不，我決不會歡喜我眼下的人。我需要一個能夠支配我的人。……但是，謝謝天，我希望我決不要逢到那樣的人！’

我不願受無論何人的支配，關於無論甚麼事情。’

‘那麼，你決不會有愛的麼？’

‘你呢？我不是愛你的麼？’她說着，用指尖在我鼻上扣了一下。

不錯！蕊娜伊達是拿我來玩弄取樂了。我和她在這三星期內天天見面，她和我甚麼事都一同做！她難得到我們家裏來，但這點我並不怪她，她一到我們家中就變了一個青年的貴女子，一個青年的公爵家的公主；使我覺得有些威嚇。我深恐在母親前面露出我的祕密；她非常嫌惡蕊娜伊達，常用敵意的眼看我們兩人。父親，我倒沒有這樣怕他；他似乎並不注意我。他難得對她談話，但其談話總用特殊的才智和有意義的說話。

我拋棄了用功和讀書；連近郊散步和乘馬也都停止了。我像一隻被縛住了脚的甲

蟲，不絕地環繞着所愛的小舍而行動。我似乎情願永遠留在那裏，從此不去……但這是不可能的。母親責備我，有時蕊娜伊達也催我回去。那時我就籠閉在自己房間裏，或者走到園地的盡頭，爬到那高的石造溫室廢址上，在面着道路的牆頭上掛下兩腳，接連幾小時地坐着，只管向前方注視，但並不看甚麼東西。白的蝴蝶在我旁邊的積着灰塵的蕁麻上颯洋洋地飛迴；不避人的麻雀停在離我不遠的半壞的紅磚瓦堆上，不絕地扭尾，迴轉，又用嘴整理牠的尾毛，焦灼似地鳴噪；我所未能信用的那老鳥，高高地坐在一株樺樹的無葉的梢上，忽斷忽續地啼聒；日光和風輕輕地掉動樹的柔軟的枝條；銅寺的鐘聲，時時幽靜又寂寥地漂到我的耳邊；這時候我默坐着，注視着，傾聽着，胸中充滿着一種包括悲哀，歡樂，未來的豫想，生的慾求與恐怖等一

切的不可名狀的感想。但在那時候，我對於這種感想全不懂得，對於紛紛地在我心頭經過的一切感想，都不能命名，或者只能把牠們全體喚做一個名字——‘蕊娜伊達’。

蕊娜伊達依然玩弄我。她和我戲弄，我就覺得異常焦灼又歡樂；於是她忽然又拋棄了我，使我不敢近她——連看都不敢看她。

我記得有一次，她接連好幾天對我非常冷淡；我完全沮喪了，拘謹地悄悄地走到他們家裏，不顧管老夫人正在怒罵又懊悔的環境，走過去親近她；她的經濟的事件遭逢失敗，已經和警察廳辦了二次‘解判’。

有一天，我正在園中的馴染的低垣外散步，看見了蕊娜伊達；她支着兩臂，坐在草地上，一動也不動。我想悄悄地走開了，忽然她擡起頭來，嚴重地招呼我過去。

我心慌了；起初不懂她的意思。她又招

呼我。我連忙跳過那短垣，歡喜地跑到她身邊，她用眼色命我止步，使我立在離開她兩步光景的小徑上。我狼狽得很，不曉得怎樣才好，我就跪在小徑的邊上了。她的面色十分蒼白，非常苦痛的煩悶，非常劇烈的疲勞，在她的面上處處表現着，使我心中非常難過，我口中不由地說出，‘你爲甚麼呀？’

蕊娜伊達伸出手來，摘一片草葉，在口中咬了一回，又拋棄了。

‘你是十分愛我的罷？’後來她說。‘是的罷。’

我不回答——其實這時候那有回答的必要呢？

‘是的，’她與前一樣地看着我，又說一遍。‘是的。同樣的眼，’——她又繼續說，她沈思了，藏她的臉在兩手中。‘我對於一切都厭煩了，’她低聲地說，‘我悔不最初就到世界的

彼端去——我不耐忍受了，我不能克制這個了。……我的前途還有甚麼呢！……唉，我真不幸呵。……天，我何等不幸呵！’

‘爲甚麼呀？’我膽小地問她。

蕊娜伊達並不回答，但略聳她的肩。我依然跪着，懷着極深的悲哀而看着她。她所說的話，個個字刺入我的胸中。在這時候，只要能除去她的悲哀，便教我捨棄我的生命，也極情願。我注視她——雖然我不能知道她爲甚麼而不幸，但是她受了不堪的苦惱而忽然跑到這園中，像被大鎌殺倒一般地奄伏在地上的光景，明明白白地描出在我的腦中。

她的周圍完全明亮而青綠；風在木葉間微嘯，時時把黑莓叢裏的一根長枝搖曳過她的頭上。又有鳩的鳴聲，蜜蜂低飛在疎朗朗的草地上，嗡嗡地鬧着。頭上有光明的太陽照在碧藍的天空中——而我卻非常地悲

哀。……

‘吟些詩給我聽聽罷，’她低聲地說，用臂支住了她的身體；‘我歡喜聽你吟詩。你的吟聲很單調，但這是不妨的，這是因爲你年輕的原故。你把“登喬爾其亞峯”的詩吟給我聽罷。先坐下了。’

我坐下了，吟‘登喬爾其亞峯’的詩。

‘“人的心不許沒有戀愛，”’蕊娜伊達和了我一句。‘可見詩是很美的；詩所歌詠的是沒有的事，但沒有的事不但比有的事更好，且更近於真理，“不許沒有戀愛”——這便是雖欲沒有，卻不得不有。’

她又沈默了，突然立起身來說：

‘來，漫伊達諾符正在母親那裏，他帶他的詩來給我，我卻背棄了他。他現在一定不高興了。……但我也沒有法子！將來你總有一天可以曉得這一切。……但請你不要

恨我！’

蕊娜伊達急忙地握我的手，就在前面跑了。我們回到屋裏。漫伊達諾符開始把他的新出版的詩‘殺人者’讀給我們聽，但我並不聽他。他朗誦又低吟他的四脚短長格的詩，那交互的韻律騷亂而無意味，好像小的鈴聲一般地鳴響，當時我依舊看着蕊娜伊達，仔細推究她的最後的幾句話的意義。

‘也許有一個祕密的敵手，

驚嚇了又征服了你麼？’

漫伊達諾符忽然用鼻聲讀出這兩句來——我的視線與蕊娜伊達的相交。她把眼俯下，微微地面紅。我見她面紅了，恐怖得全身發冷。我以前常留心防備她有戀愛，但到了這瞬間，心中方始浮出她已在戀愛了的念頭。

‘唉！蕊娜伊達已在戀愛了！’

(十)

我的真的苦惱，從這時候開始。我搾壓我的腦漿，改變我的思想，再改變牠，使牠復原，不斷地，但又竭力地對蕊娜伊達作祕密的窺察。她如今明明是完全不同了。她如今常常獨自散步——長的散步。有時不要見客；接連幾小時地坐在房中。這是她向來絕對沒有的習慣。我忽然變成——或想像我已變成——非常明察了。

‘恐怕是這個人罷？或是那個人罷？’我內心焦灼地把她的崇拜者一個個地猜過來，自己問自己。馬來符斯奇伯爵，在我的內心中似乎比別人更加非防備不可，但是爲了蕊娜伊達的緣故，我自己認定這種見解，覺得很羞恥。

然而我的祕密的守備的眼沒有看到我的鼻尖以外，而我這祕密似乎瞞不過無論何人；所以羅興醫生不久就看出我了。但他近來也變更了態度；他的身體瘦了，他與前同樣地笑，但這笑似乎更空虛，更惡意而短促了，一種無意識的神經質的焦慮，代替了他以前的輕快的諷刺和果敢的嘲罵。

‘你爲甚麼不斷地攢在這裏呢，少年人啊？’有一天只剩我們兩人留在札西京家的客間中的時候他對我這樣說。（這時候公主散步沒有回來，裏面有老夫人的尖銳的聲音；她正在罵使女。）‘你應該讀書，用功——當你年輕的時候——現在你在幹甚麼？’

‘你不能知道我在家裏是否用功，’我帶些傲慢的態度，但同時又帶些躊躇的態度而回答。

‘你是很用功的！恐怕這不是你的真心

的話罷！我並不是怪你……因為照你的年紀，這原是應有的事。但你也算不幸之極而選了這個目的。你曉得這裏是甚麼樣的人家？’

‘我不懂你的話，’我說。

‘你不懂？那你更不行了。我是想對你盡警告的義務的。像我這樣一個老鰥夫，不妨來這裏，有甚麼害處能及於我們身上呢！我們的心腸已經堅硬了，沒有東西能傷我們，有甚麼害處能及於我們身上呢；但是你的皮膚還嫩——這人家的空氣有害於你——真的呢，你總要受這空氣的傷害咧。’

‘爲甚麼呢？’

‘噲，你如今是一個健全的人麼？是普通的康健狀態的人麼？那末你現在心中所想的事——是造福你自己的麼——是於你有益的麼？’

‘唔，我在想甚麼？’我說，但我心中聽得這醫生的話是不錯的。

‘唉，少年人呀，少年人呀，’醫生用一種暗示這兩句話裏含有對於我的非常的侮辱的音調而繼續說道，‘唉，你心中的想念都表示出在你的臉上，你只管遁辭有甚麼用？但是，這種議論是不相干的。我也不會到這裏來，倘然……（醫生咬緊他的脣）……倘然我不是這樣奇怪的人。不過我所怪者，像你這樣的聰明的少年人，怎麼會不懂得自己的環境中所起的情形？’

‘起的甚麼情形？’我立刻被引起了注意插口問他。

醫生用一種諷刺的憐憫的眼光對我一看。

‘哎喲！’他像對自己說一般，‘他竟像一些也不曉得的。我再告訴你罷，’他提高了

聲音，又說，‘這裏的空氣是不利於你的。你歡喜住在這裏，是甚麼用意！溫室裏邊雖然清潔又芳香，但是不適於居人的。真的呢！我勸你聽我的話，回到你的教科書中去罷。’

老夫人進來了，開始把她的牙痛病告訴這醫生。後來蕊娜伊達也來了。

‘噲！’老夫人叫道，‘醫生，請你罵這女兒一頓。她一天到晚在飲冰水；這樣纖弱的胸窩，那裏不要喫壞呢？’

‘你爲甚麼這樣？’羅興問她。

‘唔，這有甚麼妨害呢？’

‘甚麼妨害？你得了寒病，要死也未可知呢。’

‘真的？真果這樣的麼？好呵！——這樣最好了。’

‘真好見解！’醫生自言自語地說。

老夫人早已出去了。

‘是的，確是好見解，’蕊娜伊達順着說。‘生在這世間是這樣幸福的事麼？請看你的環境……是不是幸福的？或者你以為我對於這個全然不懂得，又不覺得麼？我飲冰水，便得到快樂。你能夠確定拿我這樣的生命來博得一時的快樂是不合算的麼？——所謂幸福，我連談都不要談起牠。’

‘啊，好極了！’羅興回答。‘容易變化與不負責任。……這兩句話總括了你；你的性質全部被包含在這兩句話中。’

蕊娜伊達神經質地笑了。

‘先生，你的思想已經陳腐了。你對於事物不用正常的眼光來看；你已經是時代落伍的人了。請你戴起眼鏡來。我現在並沒有好變的脾氣了。我玩弄你們，又玩弄我自己……因為這是很有趣的原故！——講到不負責任呢……服爾第馬爾君，’蕊娜伊達忽然

頓她的足，對着我說，‘不要裝這樣陰鬱的臉孔。我最不歡喜受人憐憫。’她快步走出室去。

‘少年人呀，這於你有害的，很有害的，這種空氣，’羅興又對我說。

(十一)

這一天的晚上，照例的幾個客人又齊集在札西京家中了。我也在其中。

會話談到漫伊達諾符的詩。蕊娜伊達對牠表示真心地讚美。

‘但是你看如何?’她對他說。‘倘使我是詩人，我定要選擇十分奇異的主題。這大概都是沒有甚麼意思的，但我的頭腦中常常浮出奇妙的思想來，尤其是當那黎明時候，天空同時變出薔薇色和灰色，而我微醒的時候。譬如我要……你們不笑我麼?’

‘不笑不笑!’ 我們同聲地叫。

‘我要描寫，’她把兩臂交叉在胸窩上，眼睛看着別處，繼續說道，‘一大羣少女，在夜裏坐了一艘大船，浮在一片靜寂的江上。月亮照在空中，她們大家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花結成的花冠，一齊唱歌，唱的是聖歌一類的歌。’

‘唔——唔，再呢?’ 漫伊達諾符裝出夢中一般的有意味的樣子而答應。

‘驀地江邊起了一片的叫聲，笑聲，火炬，鼓聲。……這是一隊正在唱歌又吶喊而跳舞的罷康脫女神。詩人，這描寫是你的工作了;……不過我歡喜寫得這火炬很紅，放出許多煙來，罷康脫女神們的眼睛都在他們的花圈下面放光輝，花圈都變成薄暗色。又不要忘記描寫那虎皮，連檯的杯子，和黃金——許多黃金……’

‘這黃金須放在甚麼地方呢?’ 漫伊達諾

符掠他的光澤的頭髮，漲一漲他的鼻孔這樣問。

‘甚麼地方？在她們的肩上，臂上，和腳上——任憑甚麼地方。聽說古時的人腳上戴金環的。罷康脫招呼船中的少女們。少女們停止了唱歌——他們已不能再唱下去了，但他們並不動，江水漂他們近岸邊來。忽然其中有一人徐徐地立起來。……這裏你要描得好：她如何在月光中徐徐地立起來，她的同伴如何恐怖。……她跨出了船罷，康脫們圍住了她，奪了她到夜和黑暗中去了。……這裏要描出像雲一般的煙氣，和一切混亂的情形。只聽得罷康脫們的尖銳的吶喊聲，少女的白花冠遺留在江岸上。’

說到了這裏，蕊娜伊達停止了。（‘唉！她已在戀愛了！’我又這樣想。）

‘就此完結了麼？’漫伊達諾符問。

‘完結了。

‘這不能爲一首完全的詩的題材，’他昂然地說，‘但我要利用你的意思來做一首未完成的抒情詩。’

‘浪漫主義風的麼?’馬來符斯奇問。

‘當然，浪漫主義風的——拜倫風的。’

‘噲，依我看來，拜倫不及雨果，’那少年的伯爵隨意地說；‘雨果的更加有趣。’

‘雨果是第一流的作家，’漫伊達諾符回答說；‘我有一個朋友叫做通可喜符的，他在所作的西班牙語小說“哀爾·脫洛伐獨爾”中……’

‘噲！就是那疑問符號倒置的書麼?’蕊娜伊達打斷了他的話。

‘是的，這是西班牙人的習慣。我說那通可喜符……’

‘噲，你們又要講甚麼古典主義和浪漫主

義了，’蕊娜伊達又打斷了他。‘我們還是玩玩罷。……’

‘競賭游戲？’羅興接口說。

‘競賭游戲厭煩了；我們還是來比方事物罷。’（這是蕊娜伊達自己發明的游戲。說出一件事物來，各人想出別的一件事物來比方牠，比方得最適當的人得褒獎。）

她走近窗邊。那時太陽正在落山；天空的高處掛着大塊的紅雲。

‘這雲像甚麼？’蕊娜伊達問；她不待我們的回答，又說，‘我想這正像那克萊奧派脫拉女王乘了去會見昂多尼的黃金船的紫帆。漫伊達諾符君，你記得麼，你不多時以前講這段故事給我聽的？’

我們大家皆以為那雲比紫帆，最為適切，沒有一個人能發見一件更適切的東西了。

‘昂多尼多少年紀了？’蕊娜伊達問。

‘總是一個少年人罷，’馬來符斯奇回答。

‘是的，一個少年人，’漫伊達諾符十分肯定地確證。

‘對不起，’羅興叫道，‘他是四十多歲的人了。’

‘四十多歲了，’蕊娜伊達敏捷地對他一看，反復了這一句，……

後來我不久就回家。‘她已在戀愛了，’我無意地反復地說。……‘但是對那一個呢？’

(十二)

好幾天過去了。蕊娜伊達的樣子愈加奇怪，愈加使人不解了。有一天我去看她，見她正坐在籐椅上，她的頭靠在桌子的銳的邊上。她立起身來……滿面都是眼淚。

‘啊，你！’她帶一種殘酷的微笑對我說。‘你走過來。’

我就走近她去。她把手放在我的頭上，忽然攥住我的髮，開始拉拔。

‘這樣我痛的呢!’我叫了。

‘唉!你痛的?你以為我是一點不痛麼?’她回答。

‘啊?’她看見她已把我的髮拔脫了一叢，突然叫出。

‘你怎麼樣了?可憐的服爾第馬爾君!’

她仔細地撫弄這拔下來的頭髮，捲在她的手指上，把牠變成一個指環。

‘我將把你的頭髮放在一隻小金匣裏，又掛在我的頸上，’她說的時候眼淚還在眶中發光。‘這樣，也許對你可有幾分的安慰罷……現在我們且暫別了。’

我回家，曉得家中發生了一件不快的事情。母親與父親曾起口角；她爲了某事責備他，他呢，照他本來的習慣，守着溫和而冷靜的沈默，

不久就離開了她。我不能聽見母親所說的是甚麼事，但實在我也沒有顧慮的餘裕；我但記得那場口角經過之後，母親叫我到她房中，大為不快地責備我的常到她所稱爲‘無所不爲的女子’的公爵夫人家去。我吻她的手（這是我要打斷會話時所慣做的事），就回到自己房中。蕊娜伊達的眼淚全部挫折了我；我全然不曉得怎樣想好，幾乎我哭出來了；我到底還是一個孩子，雖然年紀已經十六歲了。

我自今不再注意馬來符斯奇了，雖然比洛符左洛符的樣子一天一天地可怕起來，像狼對羊一般地注目這狡猾的伯爵；我從此甚麼事也不想，甚麼人也不想。我沒頭於夢想中，常常追求隱遁和孤獨。我特別歡喜那頹廢的溫室。我常常爬到那溫室的高牆上，坐在那裏，這樣不幸，這樣寂寥，這樣憂鬱的一個青年，使我自己也覺得悲傷——同時又

覺得這種悲哀的感覺何等地慰藉我，我何等沈浸在其中！……

有一天，我正坐在這高牆上，向遠方閒眺，又靜聽寺院的鐘聲。……忽然覺得有一種事物漂過來——不是風的呼吸，也不是樹的震顫，但覺得漂過一陣香氣來——似乎是有人走近來的樣子。……我望下一看。在下面的小徑上，穿着淡灰色的上衣，肩着一把桃花色的陽傘的蕊娜伊達，正在急忙地走來。她看見了我，立停了，掠開她的草帽上的緣帶，舉起她的天鵝絨似的眼睛來對我看。

‘你坐在這樣高的地方做甚麼？’她帶着一種稍奇怪的笑容問我。‘噲，’她又說，‘你常常說你是愛我的；倘使你真實愛我，向我跳下到這路上來。’

蕊娜伊達的話沒有說完，彷彿有人在我後面猛力地一推，我就飛了下來。這牆大約

有十四呎高。我跳下來是脚着地的，但這一跌很是厲害，竟使我站不起來；我倒在地上，一時暈去。當我醒來，還沒有張開眼睛的時候，我覺得蕊娜伊達在我身邊。

‘可愛的孩兒啊，’她彎下身子說着，作一種驚恐的溫柔的聲調，‘你怎麼竟這樣了；你怎麼竟照我的話做了呢？……我是愛你的。……起來罷。’

她的胸窩在我身邊鼓動着，她用兩手撫摩我的頭，忽然——這時候我的感覺不知怎麼樣了——她的柔軟而新鮮的脣覆在我的面上……接觸了我的脣。……我的眼睛雖然還閉着，但蕊娜伊達看了我的面色的表情，曉得我已經復原了，她立刻站起身來說道：

‘起來罷，癡孩兒，爲甚麼躺在這灰塵裏？’

我坐起了。

‘我的陽傘呢？’她說，‘我不知丟在那裏

了，你不要這樣地對我看……這是何等的癡態！你沒有受傷麼？不要被蕁麻刺傷了？不要對我看了，我對你說。……唉，他不懂的，他不回答我的，’她似乎對自己說一般。……‘回家去罷，服爾第馬爾君，回去洗刷這灰塵，不要跟我來，否則我要動氣，不再……’

她沒有說完，就急急地走了，我正坐在路旁……我的兩腿不肯教我站起來。蕁麻刺傷了我的手，我的背脊疼痛，我的頭目暈眩；但我這次所經驗的快感，在我的全生涯中決不再來了。這在我的全身中變成了一種甘美的痛，最後又表現於外部，變成歡樂的跳躍和歡呼。我原來還是一個孩子。

(十三)

這一天我終日非常得意而且輕鬆，蕊娜伊達和我接吻的感覺，非常明瞭地保留在我

的臉上，我帶了一種歡喜的戰慄而回想她所說的每句的話，我貪享我這意外的幸福，覺得實在怕見，又實在不願見使我起這種新的感覺的她。我似乎覺得，現在我對於運命之神可以不再有所要求，現在我可以‘抽了一口最後的深呼吸而死了。

但到了次日，當我走進那小屋去的時候，我覺得非常跼蹐不安，我竭力裝出一種同那要使人明白他是懂得守藏祕密的人相像的，穩重自信的樣子，以遮蔽這一點。蕊娜伊達對待我極冷淡，並沒有甚麼熱情，她但向我揮她的指問我身上可沒有跌青的斑點？我的一切的穩重自信與祕密的態度，一剎那間都消失了，那跼蹐不安的感覺也一同消失了。

我此來本無甚麼特別的豫期，可是蕊娜伊達對我這種冷淡的態度好像一桶冷水澆了我的全身。我知道我在她眼中不過是一個孩

子，心中感到極度的悲傷！蕊娜伊達在室中走來走去，每逢和我視線相交，她就對我短促地一笑，但是她的心遠在別的地方，這是我所明明看出的。……

‘我要不要提起昨日的事呢？’我心中這樣考慮着；‘問她，她昨天這樣急急忙忙地到那裏去？這定要問她出來。’……但是我終於不過作一種絕望的態度而坐在壁角裏。

比洛符左洛符進來了；我見了他覺得很安慰。

‘我沒有能給你找到一匹溫良的馬，’他用一種不快的音調說；‘弗拉哀搭格推薦一匹，但我恐防靠不住，我恐怕……’

‘恐怕甚麼？’蕊娜伊達說，‘可告訴我麼？’

‘我恐怕甚麼？因為你是不懂騎馬術的。難保不發生了甚麼故障！甚麼好變心又使得你這樣性急？’

‘這是我的意願，野獸君。那麼，我問壁奧德爾·伐西利哀微契便是了。……’（我的父親的名字是壁奧德爾·伐西利哀微契。她說這個名字非常輕鬆而且自然，似乎她是確信這人無論何時都豫備爲她效勞的，我聽了覺得非常驚奇。）

‘哦，對了，’比洛符左洛符回答，‘你打算同他一淘去乘馬麼？’

‘同他或同別人，不干你事，但無論如何不同你去。’

‘不同我去，’比洛符左洛符順她一句。‘悉聽尊意。我總歸爲你辦到一匹馬是了。’

‘好的，不過我要關照你，不要拉一匹老馬來。我是要騎了快跑的。’

‘一定可以快跑……是那一個，馬來符斯奇麼，同你去跑馬的？’

‘就是同他，有甚麼不可，你這鬧事先生？’

好，不要噪了，’她又說，‘不要對我這樣看。我也帶你去罷。你一定曉得，我現在想起了馬來符斯奇，真是討厭！’

她說過，搖一搖頭。

‘你是用這話來安慰我，’比洛符左洛符憤憤地說。

蕊娜伊達半閉了她的眼。

‘這安慰了你麼？ 嘎……嘎……嘎……鬧事先生！’最後她這樣說，似乎沒有別的話可對他講了。‘你呢，服爾第馬爾君，你也要和我們同去麼？’

‘我不歡喜……同着許多人，’我並不舉起眼來，恨恨地說。

‘你歡喜“密談”的麼？……好，“自由者給與自由，聖僧給與天國，”’她說着，嘆一口氣。‘去罷，比洛符左洛符，出一點力，我明天一定要一匹馬的。’

‘哪，那裏來這筆錢呢？’老夫人插口說。

蕊娜伊達聳了眉頭。

‘我不會向母親要的；比洛符左洛符君能信用我。’

‘他能信用你，他？……’老夫人唸着，突然用她的極高的聲音叫道，‘杜尼亞喜加！’

‘母親，我曾經給你一個叫人鈴呢，’蕊娜伊達說。

‘杜尼亞喜加！’老夫人又叫。

比洛符左洛符告辭了；我也與他一同出去。蕊娜伊達並不留我。

(十四)

次日，我一早起來，自己用木頭斬成一根杖，拿了到郊外去散步了。我想，我可用散步來遣愁。這一天天氣甚佳，晴朗而並不太熱，新鮮而爽快的微風帶着適度的呼嘯和

舞蕩，在地面上徘徊，吹得一切物事都顫動，卻並不騷亂。我上小丘，穿林木，盤桓了許久；我不曾感到幸福，我出門的時候打算投身於憂鬱中的；但是那青春，那清麗的天氣，新鮮的空氣，暢游的愉快，臥在那寂寥的地角的青草地上休憩時的甘美，倒在我的心中佔了勝利；那永遠不能忘卻的話與接吻的回想，又自行浮起在我的靈魂中了。

我想起了蕊娜伊達對於我的果敢與剛勇決不會沒有正當的報酬，心中覺得非常的愉快……‘別的人，也許在她看來比我更好，’我默想，‘聽他們罷！’然他們不過說說願做什麼而已，我卻真果實行了。我爲了她，還有甚麼事不願做呢！’

我深入於空想了。我便想像我如何從敵人手裏救出她；我將如何全身塗了血而拚命地從牢獄中救出她，而死在她的腳下。我

想起了我們客堂中掛着的一幅畫——馬來克亞特爾救出馬諦爾達之圖——但這時候我的注意忽然被一隻斑紋的啄木鳥佔奪了去。這鳥急急忙忙地爬上一株樺樹的細枝，從枝的後面不安心似地伸出頭來探望，忽而向右，忽而向左，好像立在低音四絃琴後面的一個音樂家。

於是我唱‘不是白雪’的歌，唱完之後，又唱當時有名的歌‘浩蕩西風時節，我望君’，然後我又朗誦霍美約可符的悲劇中的伊爾馬克和星的對話。我又自己試做一篇感傷的詩，安排每節用‘唉，蕊娜伊達，蕊娜伊達！’來結尾，但沒有繼續做成。

時候已近晝餐光景了。我走下到谷間；這裏有一條沙泥的小路，蜿蜒地通到市裏。我沿了這小路走。……聽見背後有得得的馬蹄聲。我無意中回頭一看，立停了脚，脫了

帽。我看見父親和蕊娜伊達。他們正在並馬而來。父親把手支在馬頸上，微笑着，傾身向右面，正在對她說話。蕊娜伊達默默地傾聽他，她的眼睛嚴肅地掛下，她的嘴唇緊緊閉着。

起初我只看見他們兩人；稍遲一回，比洛符左洛符也從樹間的路的彎角上出現，他穿着騎兵的制服，外面披一件毛皮的短上衣，跨一頭熱騰騰的黑馬。這勇壯的馬昂着首，鼻鳴，又向左右跳躍，牠的騎者立刻拉住了牠，撥牠前進。我立在旁邊。看見父親拉着韁繩，離開了蕊娜伊達，她慢慢地舉起眼來向着他，一同跑了去。……比洛符左洛符背後響着軍刀的聲，飛一般地追從他們。

‘他的臉紅得像蟹一般，’我心裏回想，‘她卻……她的面色爲什麼這樣蒼白？跑了一早晨馬，面色蒼白了？’

我兩步併作一步，跑回家中，恰好正餐時候。父親早已更衣，洗手，坐在母親的椅子旁邊，從容地預備用晝餐了；他正在用他的圓滑的音樂的聲調誦讀‘喬爾那·特·特罷’新聞紙中的一節；但母親並不注意聽他，她看見了我，便問我整天在甚麼地方，又說她不歡喜我只管留連在不曉得的地方，和不曉得的人作伴。

‘我是獨自去散步的，’我正想這樣回答，我對父親一看，不知爲甚麼緣故，又不說了。

(十五)

此後五六日間，我差不多完全不見蕊娜伊達；她說她有病，但並不謝絕常來訪問這小舍的——他們所謂來盡他們職務的——客人，只有不得供獻熱誠的機會就立刻懷喪而翻臉的漫伊達諾符不來。比洛符左洛符滿

胸綴着鈕扣，紅着臉，陰沈沈地坐在壁角裏；馬來符斯奇的貴公子風的臉上不絕地浮出一種惡意的微笑；他確已遭了蕊娜伊達的嫌惡，故特別慇懃地奉承老夫人，甚至陪了她坐馬車到總督署去。但這回的遠行又終於失敗，竟使馬來符斯奇因此遭逢不快的經驗；他又被人揭發了關係於某工兵官的醜聞，不得不在他的辯解中自認當時的年幼無知。

羅興每天來兩次，但不久留；我自從那一天和他爭論之後，有些怕他，但同時又覺得對他有一種真正的敬愛。他有一天和我在納斯奇契尼公園中散步，我覺得他是天性極好而可愛的人，他告訴我各種花草的名稱與特性，突然之間，並無甚麼動機，他自己叩他的額，叫道：

‘唉，我真愚笨，我只當她是一個輕佻的女子！自己犧牲在有的人確是引為甘美的！’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我問他。

‘我不是對你講話,’羅興突然回答。

蕊娜伊達避去我;我在座——我不得不注意這一點——便使她不快。她常常無意識地避開我……無意識地;這實在使我非常苦痛,這實在是挫擊我的!但也無可奈何,我留心不接近她的身旁,只是遠遠地守視她;然而往往不能如意。她又同從前一樣地變出一種不可解的樣子;她的顏貌變更,她的全身都變更了。

有一個溫暖而閒靜的晚上,她所起的變化,最使我感動。我正坐在園中一株枝葉繁茂的接骨木下面的低矮的戶外椅子上;我歡喜這塊地方;我可從這裏望見蕊娜伊達的房間的窗。我坐着;在我的頭上,有一隻小鳥正在樹葉的黑暗中匆忙地跳躍;一隻灰色的貓,極度地伸長牠的身子打一個欠伸,用心地

在園中巡行，初生的甲蟲，在雖不明亮而仍可看得清楚的空中嗡嗡地飛鳴着。

我坐着，注視那窗，看牠開出來否；窗果然開了，蕊娜伊達現出在窗口。她穿着白的衣服，她的全身，她的顏面，她的肩，她的臂，都同雪一樣青白。她立着好久不移動，從她的顰蹙的眉下一直向前面注看。我從來沒曾見過她這種樣子。然後她緊緊地合攏她的兩手，提起到脣邊，到額上，忽然她又分開她的手指，把頭髮掠向耳後，又把牠振一振，帶着一種決心的態度點一點頭，碰上了窗子。

三天之後，她在園中遇見我。我想走開，她卻喚住了我。

‘把你的腕給我，’她用從前的溫情的態度對我說，‘我們長久不聚談了。’

我偷看她一眼；她的眼中充滿着一種柔軟的光輝，她的臉孔似乎隔着一層霧而在那

裏微笑。

‘你身體還沒有好麼?’我問她。

‘不，現在完全好了，’她回答了以後，摘取一朵小而紅的薔薇花。‘不過略有些疲倦，但這也就可復原的。’

‘那麼，你可以再變成從前的樣子麼?’我問。

蕊娜伊達拿起那薔薇花到她臉上，我記得那花的明亮的瓣的反影正落在她的頰上。

‘呀，我豈曾變過了麼?’她質問我。

‘是的，你已變過了，’我用低的聲音回答。

‘我曉得，我曾經冷淡你，’她說，‘但你不可介意。……我是不得已的。……噲，不要講這等事了!’

‘你不要我愛你，定是這樣的!’我不知不覺地憤慨起來，用陰慘的聲調說。

‘那裏? 請你愛我，但不要像從前的樣

子。’

‘那麼怎樣呢?’

‘我們做朋友罷——噲!’ 蕊娜伊達拿那薔薇花給我嗅。‘我對你說，我比你年長得多——我真可做你的叔母;不，不是叔母，你的年長的姊姊。’ 你呢……’

‘你當我一個孩子，’ 我打斷了她的話。

‘是的，一個孩子，但是一個可愛的，溫良而聰明的孩子，是我所最愛的。我告訴你：從今日起，我給你我的侍僮的爵位;你不要忘記，侍僮們須得常常接近他們的女主人。這是你的新的爵位的表徵，’ 她把那薔薇花插在我的短上衣的鈕孔裏，又說，‘我的寵愛的表徵。’

‘我曾經受過你別的寵愛，’ 我吃吃地說。

‘啊!’ 她斜眼對我一看，說道，‘他記性真好! 好，我正要給你……’ 她彎身向我，在我

額上親一個純潔而平穩的吻。

我但對她看，這時候她已離開我，對我說道，‘跟我來，我的侍僮！’就走進那小屋裏去了。我跟她進去——我完全發呆了。

‘這溫雅而聰慧的女子，’我想，‘就是我所見慣的蕊娜伊達麼？’我記得這時候她的步行的態度比前更加端詳，她的全身比前更加威風而優美了。……然而，哎呀！戀愛又用了何等新鮮的力而在我體中燃燒了！

（十六）

正餐之後，常例的客人又會集在那小屋中，公主也出來了。這會集鬧熱得很，和我所永遠不能忘記的那最初的一晚同樣；連那尼爾馬次奇也拖了跛足而到會；漫伊達諾符來得最早，他帶了幾首新詩來。競賭的遊戲又開始了，但沒有同從前一樣的奇異的惡戲，

刻毒的諧謔和喧嘩——自由放肆的分子已沒有了。蕊娜伊達在諸事的進行上加了一種與前不同的色彩。我以侍僮的資格坐在她的身邊。種種的遊戲中，有一次她提出，凡賭輸了的人須要講他的一個夢；但這方法不見成功。因為他們所述的夢或者無趣味（比洛符左洛符說他夢中拿鯉魚來餵他的牝馬，那牝馬的頭是木的），或者不自然的，捏造的。漫伊達諾符講出一個正式的小說來娛樂我們；其中有墓穴，有持琴的天使，有會說話的花，和遠處漂來的音樂。蕊娜伊達沒有讓他講完。

‘倘使我們要創作故事，’她說，‘讓我們每人講一個造出來的故事，要是無所依托的。’輪值第一個講的又是比洛符左洛符。

這少年的騎兵慌張了。‘我造不出什麼話來！’他叫道。

‘沒道理的話!’ 蕊娜伊達說。‘譬如, 想像你已經結婚了, 你告訴我們你怎樣待遇你的夫人。 你將閉鎖她的麼?’

‘是的, 我要閉鎖她的。’

‘那麼, 你自己和她同居麼?’

‘是的, 我當然和她同居。’

‘很好。 但是, 倘然她被關得厭煩起來, 不貞於你了, 怎樣呢?’

‘我殺了她。’

‘倘然她逃走了呢?’

‘我追她回來, 也殺了她。’

‘唉! 假定我是你的夫人, 你怎樣呢?’

比洛符左洛符略想了一想, 說道, ‘我殺了我自己。……’

蕊娜伊達笑了。‘我看你講的不是長的故事。’

第二個是輪值到蕊娜伊達。 她眼睛看

着天花板想了一想。

‘好，請聽，’後來她開始說，‘我所想到的是……你們各自想像一所壯麗的宮殿，一個夏天的晚上，和一個奇妙的跳舞會。這跳舞會是一個女王所開的。宮殿裏處處是黃金和大理石，水晶，綾羅，燈火，金鋼石，花，馨香，千變萬化的奢華品。

‘你歡喜奢華的麼？’羅興插口問。

‘奢華是美麗的，’她回答；‘我歡喜一切美麗的東西。’

‘比高尚的東西更好麼？’他問。

‘這質問有些妙，我不懂得這等事。不要打斷我的話。所以這跳舞會也很壯麗。有大羣的來賓，他們都年青，俊美而勇敢，都發狂似地愛這女王。’

‘來賓中沒有女客麼？’馬來符斯奇問。

‘沒有——且慢——有的，有幾位女客

的。’

‘她們都是醜陋的?’

‘不，也很美麗，但男子們都愛那女王。她身長而優美；她的黑髮上戴着一個小的黃金的王冠。

我對蕊娜伊達看，我覺得這時候她似乎遠在我們一切人之上，非常明敏的才智與偉大的力潛蓄在她的鎮靜的眉間，使我想起：‘你正是這女王罷!’

‘他們羣集在她的周圍，’蕊娜伊達繼續說，‘各人盡量地把最諂媚的話供獻她。’

‘她歡喜諂媚的麼?’羅興質問。

‘你這人真討厭！專會打斷人家的話……那個不歡喜諂媚呢?’

‘許我一次最後的問，’馬來符斯奇說，‘女王有丈夫麼?’

‘這我沒有想到。沒有的，何必有丈夫

呢?’

‘不錯，’馬來符斯奇應着說，‘何必有丈夫呢?’

‘靜些!’漫伊達諾符用極拙劣的法蘭西語叫道。

‘謝你!’蕊娜伊達也用法蘭西語對他說。‘那女王聽了他們的話，又聽了音樂，但並不對一個來賓看。六扇窗門自天花板至地板全部都開通了，窗外有點着許多的大星的黑暗的天空，立着許多大樹木的黑暗的花園。女王向這園中眺望。外面樹木中間有一個噴水泉；泉水在暗中成爲白色，高高地噴起來好像一個妖怪。女王從談話和音樂的聲音中，聽見那泉水的靜靜的飛瀑聲。她注視且默想：你們都是縉紳，貴族，才子，和富人，你們圍繞我，你們珍重我所說的一言一語，你們都情願捨身在我的腳下，你們都在我的掌

中……但在外面，泉水的旁邊，飛瀑的旁邊，佇立着我所愛的，我所獻身的人。他不穿華麗的衣服，也沒有珍貴的寶石，沒有一個人認識他，但他等着我，確信我是一定來的——我也一定要去的——當我要從這裏走出，去到他那邊，要和他一同在木葉的呼嘯聲與泉水的飛瀑聲之下隱迹，在花園的黑暗中的時候，沒有一種力能阻止我。……’蕊娜伊達停止了。

‘這就是所謂造出的故事麼？’馬來符斯奇狡猾地問。蕊娜伊達看都不看他。

‘那麼，諸君，’羅興忽然開口說道，‘即使我們也在那來賓之中，而且認識那噴水泉旁邊的幸福的人，我們怎麼樣呢？’

‘且慢，且慢，’蕊娜伊達攔住了說，‘我自己來告訴你們，各人應當怎樣。你，比洛符左洛符，可以挑撥他決鬪；你，漫伊達諾符，

可爲他作一首諷刺詩。……不對，你不會寫諷刺詩的，你可爲他作一篇巴爾比哀式的長詩，把這作品發表在“推來格拉夫”新聞紙上。你，尼爾馬次奇，可向他借……不是，你可抽重利息借給他金錢；你，醫生，……她停頓了。‘你做甚麼，我真想不出了。……’

‘我可當侍醫的職司，’羅興回答，‘我可忠告那女王，教她在沒有應酬客人的心思的時候不要開跳舞會。……’

‘就是這樣罷。那麼，你呢，伯爵？……’

‘我？’馬來符斯奇帶着他的惡意的笑容，順着她說一聲。……

‘你可給那男子喫個有毒的糖菓。’

馬來符斯奇的顏貌略略變更，裝了片刻猶太人的表情，但他立刻就笑了。

‘還有你，服爾第馬爾，……’蕊娜伊達繼續說，‘我們講得夠了；我們玩別的游戏罷。’

‘服爾第馬爾君，做女王的侍僮，當女王跑到園中去的時候可爲她提衣服的長裙，’馬來符斯奇帶着惡意說。

我憤怒得面紅了’但蕊娜伊達急忙伸起她的手來搭在我的肩上，立起身來，用微顫的聲音說：

‘我決不給你先生以犯越禮儀的權利，請你離席罷！’

她指着門口。

‘公主，我罰咒……’馬來符斯奇吃吃地說，他的臉十分蒼白了。

‘公主的話極是，’比洛符左洛符叫着，也立起來了。

‘唉？我全不想到這樣的，’馬來符斯奇繼續說下去，‘我的話中實在全無一點兒惡意。……我全然沒有想冒犯你們的意思。……請原諒我！’

蕊娜伊達對他冷酷地看了一回，又對他冷笑。‘那麼，你且住，你放心罷，’她說的時候隨便動一動她的臂。‘服爾第馬爾君和我本來不必動怒。嘲弄我們，是你的愉快……你儘管說罷。’

‘原諒我！’馬來符斯奇重說一句；這時候我正在想蕊娜伊達剛纔的舉動，又在我自己心中說道，恐怕沒有一個真的女王能用了比蕊娜伊達更大的權威，指着門口而立刻驅逐失禮的臣下罷。

這事發生了之後，又繼續了短時間的競賭遊戲；各人都覺得有些不安，並非專為剛才的衝突，更重要的原由卻在於另一種不明瞭的壓迫的感覺。沒有一人講起這事，但各人自己心裏都感覺到，又知道其鄰席的人也感覺到。漫伊達諾符把他的詩讀給我們聽；馬來符斯奇特別熱心地褒獎他。

‘他要表示他現在是一個極好的人呢，’羅興輕輕地對我說。不久我們都散去了。蕊娜伊達似乎變成了一種夢迷的樣子；老夫人傳言她的頭痛；尼爾馬次奇也說起他的瘋氣病。……

我不能有長時間的安眠，我心中懸想着蕊娜伊達所說的故事。

‘這故事中有甚麼暗示麼？’我自問。‘她所暗指的是誰，是甚麼事？倘然真有所暗指的……教我們怎樣決心呢？不會的，這不會有的，’我獨自輕輕地說着，從靠熱的頰翻過身來，把另一個頰靠在枕上了。……但我回想到蕊娜伊達講這故事時的表情。……我回想到在納斯苛契尼公園中羅興所說的話，和她對我的忽然的變態，我陷入猜疑的心境中了。‘他是誰？’這三個字似乎判然地現出在我的眼前的黑暗中；又似乎是一塊險惡的雲

掛在我的頭上，我感到牠的壓迫，盼望牠的散去。我近來習慣了種種的事，我在札西京家的見聞中學得了不少的知識；他們的無秩序的生活狀態，點殘的蠟燭頭，斷破的小刀和肉叉，粗暴的服尼發諦，和醜陋的婢子，老夫人的態度——他們的一切奇怪的狀態，在我已經不以爲怪了。……只有現在我對於蕊娜伊達的朦朧的推測，決不能釋然於懷。……‘一個大膽妄爲的女子！’有一天母親這樣說她。她是我的偶像，我的女神——難道是一個大膽妄爲的女子？這話像針一般刺痛我的胸，我竭力想避去這種想念而就睡，我覺得異常不安——同時又想起我但得做那噴水泉旁邊的幸福的人，我那一件事不願爲，那一件事捨不得呢！……

我的血在我體中發熱又沸騰了。‘那花園……那噴水泉，’我默想。……‘我要到這園

中去！’我立刻披了衣，悄悄地跑出門外。夜色非常黑暗，樹木都無一點聲息，柔軟的冷風從天上吹下，一陣茴香的氣味從野菜田裏漂送過來。我走徧了一條條的路，我自己的清楚的足音立刻使我狼狽，又使我大膽；我立停了，靜聽我自己的心的急速而又明晰的跳躍。最後我走近那低垣，靠在那細的欄杆上。忽然，或者是我的幻想，一個女子的姿態在距我三四步的前面閃過。……我竭力張開我的眼，屏絕了呼吸，在黑暗中探望。這是甚麼？我的確聽見步聲麼，或者又是我的心跳躍麼？‘誰在這裏？’我用幾乎聽不出的聲音含糊地叫。那又是一種甚麼聲音了，一種忍不住的笑聲……或者是樹葉的磨擦聲……或者是在我耳邊的一種嘆息聲麼？我害怕起來。……‘誰在這裏？’我用更輕的聲音又說一句。

空氣一時間飄起狂風來；一抹的火光從天空閃過；這是流星。‘蕊娜伊達？’我想要這樣叫出來，但這幾個字在我唇上消滅了。忽然周圍的萬象變成了深沈的靜寂，正像午夜的光景。……連樹上的草蟲也不鳴了——但聽得某處的窗子搖動的聲音。我繼續立了一回，就回到我的房裏，剛才到攢進我的冰冷的眠牀中。我感到一種奇妙的感覺；彷彿我一處密會所，空待了一回，經過別人的幸福的旁邊而回家。

(十七)

次日我但瞥見蕊娜伊達一次：她正和老夫人坐了馬車到那裏去。我又看見羅興（但他只對我打個招呼就走）和馬來符斯奇伯爵。這青年的伯爵便露着齒對我笑，又親切地和我講話。訪問那小屋的一切人中，只有他能

走進我們家裏，給我母親以好的印象。父親不同他講話，用一種幾近於侮慢的慫恿態度對待他。

‘啊，女王的侍僮，’馬來符斯奇對我說，‘難得難得。你家的可愛的女王好麼？’

他的美貌的臉孔這時候使我覺得非常厭惡，他又用一種非常輕蔑的取笑的態度看着我，我並不回答他一個字。

‘你還在動怒麼？’他又說，‘你不必動怒。不是我呼你侍僮的。侍僮應當特別接近女王。但我要說，你是不會盡你的職務的。’

‘甚麼呢？’

‘侍僮應當不離開他的女主人；侍僮應當曉得女主人所做的一切事，他們實在應當時時刻刻看守着他們的女主人，’他又低聲說，‘日裏和夜裏。’

‘你是甚麼意思？’

‘我是甚麼意思？我以為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日裏和夜裏。日裏是不甚緊要的；日裏天是亮的，處處都有人；但在夜裏，要謹防發生的事情了。我勸你夜裏不要睡覺，而去看守，盡力地看守。你該記得，在那花園中，夜裏，噴水泉的旁邊，這種地方正是要看守的。你應當感謝我咧。’

馬來符斯奇笑着，背向了我。他對我說的話，大約沒有甚麼重大的意思，他有懂得魔術的名譽，又在假裝舞蹈會裏有善於騙人的法術，他這名望，因了他的全性質所沈浸着的一種無意識的虛偽十分增大了。……他不過想揶揄我而已；但他所說的每個字，都是瀰漫於我的一切血管中的毒藥。血湧上我的頭來。

‘唉！對了！’我對自己說；‘唉！我的心常常牽繫在這園中，有理由了！這不行！’我

大聲地叫出，又用拳拍自己的胸，然而甚麼事不行，我自己也不能說。

‘是否馬來符斯奇自己到園中去？’我想（也許是他自己誇張罷，他足有這樣誇張的傲慢心），‘或者是別的人罷（我們園中的垣牆很低，很容易跳過），無論如何，倘使那一個落在我手中了，他就該死！我留心不被人看見！我將向全世界的人和她，那叛逆婦（我實際用‘叛逆婦’的名稱）告白我的復仇！’

我回到房中，從寫字桌的屨斗裏拿出我新近買得的英吉利小刀來，試試牠的鋒芒，然後帶着一種冷靜又斷然的決心的神氣而鎖着眉頭，把小刀插入衣袋裏，彷彿做這種事體在我毫不認為越禮，又不是第一遭。我的心憤激地緊張起來，覺得和石頭一般硬化了。

我終日鎖着眉頭，咬緊着牙齒，我用手在袋中緊握那已經握得火熱了的小刀，而不絕

地走來走去，在豫先準備一件可怕的舉動。這種新的從來未有的感覺充分占奪了我的心，又使我快樂，竟使我差不多不想起蕊娜伊達了。我頭腦中不絕地浮現出那少年的浪游者阿來苛的影像——‘你到那裏去，美少年啊？躺下在這裏！’又說，‘你滿身都染了血。……唉，你做了甚麼事？……不做甚麼！’我裝一種十分殘忍的微笑，再叫一聲‘不做甚麼？’

父親不在家；近來差不多不絕地裝着悶悶的表情的母親，注意到了我的陰鬱而豪俠的樣子，晚餐的時候她對我說，‘你爲甚麼恨恨地像碾粉桶裏的老鼠一般了？’

我但回覆她一個溫和的微笑，心中想道，‘倘然被他們得知了……了不得！’

十一點鐘打出了；我回到房中，但並不解衣；我要等到半夜；後來果然打十二點鐘

了。

‘時候到了!’我齒間輕輕地說 扣好了我的上衣的全部的鈕扣,把衣抽都捲起,跑到園中去了。

我已定好了看守的地點。在園中的一端,分隔我們的屋和札西京家的屋的短垣,和共通的牆壁相連接的地方,那裏立着一株孤松。我立在牠的低垂而濃密的樹枝下面,在夜的黑暗所許可的限度內可以望見四周所起的一切情形。附近有一條蜿蜒的小徑,這小徑,常常使我覺得神祕;牠像蛇一般地游到矮垣下面,這裏的矮垣上似有被人爬過的痕跡,這小徑又通到一座薊蓆荏造成的亭子裏。我走近那松樹旁邊,把背靠在樹幹上,而開始我的看守了。

這夜間和前夜一樣沈靜,但天空中的雲更爲稀少,那灌木林的輪廓線,連那高處的花

都可分明看出。守候的最初幾分鐘很是苦悶，差不多戰慄！我對於一切事都已決心。但計劃怎樣實行；我想：要否先喝問‘你走那裏去？立停！跑出來，否則要你死！’或者不做聲而直接殺過去？……我覺得一切音響，一切聲息，似乎都是兇惡的預兆或異常的。……我準備了。……我把身子彎向前方。……

但其間經過了半小時，又經過了一小時；我的血靜起來，冷起來了；我漸漸悟到自己所做的都是無意義的事，竟是有些愚蠢的，馬來符斯奇是戲弄我。我離去了我的埋伏地在園中慢跑。四周都聽不見一點聲息，似乎在對我憤怒；一切都睡眠了。連我家的狗也在門邊彎成球形而熟睡了。我爬上那溫室的廢址、對着眼前一片廣大的村落的夜景，回想蕊娜伊達的會晤，耽入了夢想。……

忽然我嚇了一跳。……我似乎聽見一種

開門的聲音，又聽見一種折斷樹枝的微音。我就兩步跳下這廢址來，木頭一般地立停了。一種急速的，輕鬆的，但又小心的步聲在園中清楚地響着漸漸近我來了。

‘他來了……他到底來了!’ 這一念閃過我的心頭。我用電光一般的速度向袋中拿出小刀來；又用電光一般的速度把牠張開來。紅的閃光在我眼前迴轉；我恐怖又憤怒，頭上的毛髮都豎起來。……那步聲一直向我接近來；我彎下身子——我像鶴一般地伸長了頸去迎接他。……看見一個男子來了。……呀！這是我的父親！

我立刻認到他，雖然他周身裹着一件黑外套，他的帽子罩住着他的臉孔。他踮着脚尖走過了。他不曾注意我，雖然沒有東西遮蔽我；我畏縮又帖伏在地上，覺得身子幾乎與地面平行。豫備殺人的嫉妒的渥賽洛忽然

變成了一個小學生。……父親的不期的出現使我非常喫驚，最初我竟無暇注意到父親從那方來與向那方去。我只是立起身來，當萬物又肅靜無聲了的時候想道，‘父親爲甚麼夜間在園子裏走？’

我在恐怖中把小刀失落在草地裏了，但我並不想去找尋牠；我自己覺得非常羞恥。立刻完全回復了認真的態度。我回家的時候，走過接骨木下面的椅子旁邊，向蕊娜伊達的窗眺望。看見那小而稍凸的窗玻璃，受了夜的天空所投射的微光，映作模糊的藍色。忽然——牠們的顏色變更起來。……在那一面——我看見這個，分明地看見這個——柔軟地，端正地掛下一條白窗幃，恰好掛到窗子的框邊上，十分地穩定。

‘這是爲甚麼呢？’當我到了自己的房中，我差不多無意識高聲叫出。‘是做夢？是避

逅？或者……’這突然闖入我的腦中的推測，非常新鮮而奇妙，使我不敢仔細吟味。

（十八）

我早晨起來覺得頭痛。昨日的那種心情已經消滅。卻又來了一種我所從來不曾嘗過的空虛的恐怖和一種悲哀，彷彿我的體中喪失了一件東西。

‘你爲甚麼好像一隻割去半個腦子的兔子了？’羅興遇見我時這樣問我。

午飯的時候，我先偷看父親一眼，然後再看母親：他同平時一樣安定；她也同平時一樣地懷着內心的焦灼。我等着父親看他對我有不有像以前所常有的親愛的話。……但他連照例的冷淡的招呼都不對我打一個。‘我要不要向蕊娜伊達說明一切呢？’我疑惑不決地想。……‘無論如何總歸一樣的；我們二

人間的關係一切完結了。’

我去看她，但不告訴她甚麼，其實我即使對她說，這種話也說不出口。老夫人的兒子，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從彼得斯堡放假回來；蕊娜伊達立刻帶了她的弟弟到我這裏來。

‘現在，’她說，‘可愛的服洛琪亞君，’——這是她第一次給我這個愛稱——‘有一位你的好伴侶來了。他的名字也叫做服洛琪亞。請你親愛他；他還有些怕羞，但是一個好孩子。你領他去看看納斯苛契尼公園，同他去散步，看管他，你高興麼？你也是一個很好的孩子！’

她親切地把兩手搭在我的肩上，我完全着迷了。在這孩子面前，我也變成了一個孩子。我默默地對那小學生看，他也默默地對我看。蕊娜伊達笑起來，把我們兩人對面攏攏來，說道：

‘互相抱抱，孩兒們！’ 我們互相抱了一抱。‘你要我同去看納斯苛契尼公園去麼？’ 我問那小學生。‘請你領我去，’ 他作一種普通的小學生風的不諧和的語調回答。

蕊娜伊達又笑起來。……我在其間注意她的臉上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美麗的色彩。我同了那小學生出去了。我們的園中有一架老式的秋千。我教他坐在秋千的狹的坐板上，給他擺動。他穿着有關的金鈕扣的，質地堅牢的新的制服，端正地坐着，兩手緊握住綱索。

‘你還是解開了你領上的鈕扣罷，’ 我對他說。

‘不要緊；我們是慣常的，’ 他說着，又作咳嗽。他像他的姊姊。眼睛尤其像她。我歡喜親愛他；但同時有一種悲痛在我心中侵蝕着。‘現在我確是一個孩子，’ 我想；‘但是

昨夜呢……’

我記得我昨夜失落小刀的地方，就去找到了。那小學生向我借去，拾起一枝野生荷蘭芹的幹來，把牠削做一管笛，他就吹起笛來。渥賽洛也吹吹笛。

但到了晚快，當他被蕊娜伊達在園子的角裏尋到，問他爲甚麼這樣鬱鬱的時候，這渥賽洛何等地在她的臂上哀泣。我的眼淚非常激切地流出，甚至使她驚駭。

‘你有甚麼悲痛？爲甚麼呀，服洛琪亞？’她再三地問；見我不回答，而且不住地哭，她想來吻我的淚溼的頰。但我轉了開去，嗚咽地說道，‘我一切都知道了。你爲甚麼玩弄我？……你要我的愛來做甚麼？’

‘服洛琪亞，是我錯了。……’蕊娜伊達說。‘我真是大錯了。……’她絞她的手，又說，‘我的一身，穢惡與罪過何等多！……但我

現在不是玩弄你了。我愛你；你不必疑問爲甚麼與怎樣。……但你所知道了的是甚麼？’

教我怎樣回答她呢？她立在我面前，看着我，她一看着我，我立刻自頂至足全身歸屬於她了。……

一刻鐘之後，我又同了那學生和蕊娜伊達在園中賽跑了。我不哭了，我笑了，雖然笑的時候還有一兩點眼淚從我的紅腫的眼眶裏流出來。我要蕊娜伊達的帽帶來圍在頸中，當做圍巾，我每逢追上了她抱住了她的腰，便高聲地歡呼。她隨她的歡喜而和我遊戲。

(十九)

倘使強要我精密地記錄出我那次失敗的深夜的壯舉以後一禮拜間心中所起的情形來，我將大爲困難了。這是異樣的狂熱的時

期，一種混沌的境地，在這裏面有極端相反的感覺，思想，疑惑，希望，歡樂，和苦痛，像颶風一般地回旋着。我怕敢自己省察自己的心境，倘使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能省察自己的心境；我怕敢注意觀察一切事物。

我每天從朝至晚只想快快地過去；晚上我睡了……孩子期的放心來幫助我。我不願知道我是否被人愛着，又不願承認自己是不被人愛着的；我迴避父親——但不能迴避蕊娜伊達……我一到她面前，就像火一般地燃燒……但我並不要曉得我所燃燒着又溶化着的火是甚麼火——只要感得燃燒和溶化的愉快已夠了。我只管沈浸在剎那間的感覺中，欺騙自己，避去過去的回想，不管我所預想的前途。……但這種怯弱的狀態到底不能長久繼續……一個雷電落下來，剎那間把他們一切打斷，把我拋擲到一條新的路上。

有一天我跑了一次較長的散步而回家喫飯，聽說父親出去了，母親有些不舒服，籠閉在房中不要喫，我須得獨自喫飯了，非常驚異。我從那些僕人的臉上，推測到有甚麼特別的事故發生。……我不敢特地問他們，但我有一個同朋友一樣的青年僕人叫做菲列潑的，這人極歡喜詩，又會彈六絃琴。我就問他。

我因了他而曉得父親和母親之間起了一回可怕的衝突。（父親和母親說的話在女僕人的房中都能聽見；他們講的大都是法蘭西語，但那女僕人馬夏曾經和一個女裁縫師在巴黎住過五年，所以她完全聽得懂；）聽說母親責備父親的不貞，對於鄰家的少女的私情，父親起初還辯解，後來發怒了，也說了許多殘酷的話，說道，‘你自己想想自己的年齡看，’這話使母親哭了；母親又說起一筆好像是貸

給老公爵夫人的借款，又極口毀謗那公爵夫人和那少女，於是父親就威嚇她。

‘種種的不幸，’菲列潑繼續說，‘是從一封無頭信來的；沒有人曉得這信是誰寫的，倘然沒有這封信，這事決不會發覺。’

‘但這事確有根據的麼？’我很費力地說出了這一句，我的手足都發冷了，一陣戰慄通過我全身的内部。

菲列潑含着意思似地瞬一瞬眼。‘確有根據。這種事體是瞞不過人的；雖然你的父親近來很小心——但你想，他總須雇一輛馬車，或有別的甚麼事……又非從婢僕們手裏經過不行。’

我差去了菲列潑，躺在我的牀中了。我也不泣哭，也不消沈於絕望；我也不探究這事在甚麼時候怎樣發生；也不驚詫自己在一直以前爲甚麼沒有料想到；我連答父親都不

咎。……我對於所聽到的事，差不多全然不能相信；這突然的爆發使我悶倒了。……一切都完結了。我心中一切的美麗的花，霎時間被全部摧殘，撒散在我的四周，拋棄在地上，踐踏在腳下了。

（二十）

次日，母親提出了回到市裏去的旨意。這天朝晨，父親到她房中，獨自和她住了長久。沒有人聽見他對她說些甚麼；但母親不再哭泣；她回復了平日的安定，命拿飯來喫。但並不走出來，也不改變她的計劃。我記得，這一天我盡日在外散步，但不走進園中去，絕不眺望那小舍，到了晚上，我目擊一種驚異的光景：父親捉住了馬來符斯奇伯爵的臂，通過食堂，到正廳裏，當着一個僕人的面前，冷酷地對他說：

‘二三日之前，我曾請閣下不要再來這裏；現在我決不與你和解，但我警告你，倘然你下再次來，我要把你從窗子裏擲出去。我不歡喜你的筆跡。’

伯爵點頭，咬他的脣，退出去，不見了。

我們預備遷居到市裏，到我們自己有房子；那裏的阿爾罷諦街上去了。父親自己大約也不要再留在這別莊裏；但他顯然已經說服了母親，叫她不要把今次的事宣揚到外間。諸事靜靜地從容地準備定當；母親差人去向公爵夫人辭行也都去過，她差人去道她的歉忱，說她爲微恙所阻，不能在離去以前再來拜訪她了。

我像着了魔一般在各處跑轉來，我但盼望一件事體，盼望一切都完結得愈快愈好。只有一事不能離開我的心：她，一個少女，又到底是一個公爵家的公主，既然曉得我的父

親不是一個自由身體的人，又有和別人——例如比洛符左洛符——結婚的機會，她爲甚麼要做到這個地步？她希望甚麼？她怎麼不怕她的前途將完全破產？是了，我想，這便是戀愛，這便是熱情，這便是獻身……我又憶到了羅興的話：自己犧牲在有的人確是引爲甘美的。

我偶然瞥見小屋的一個窗中有一種白的東西。……‘這是蕊娜伊達的臉麼？’我想……是的，這果然是她的臉。我情不自禁了。我不能沒有一回最後的訣別而離去她。我找得一個適當的機會，走進那小屋中去。

在客堂中，老夫人用了她的照例的疏慢和隨便的態度而迎接我。

‘你們的家眷怎麼這樣忽忽地遷去了？’她一面把鼻煙塞入鼻孔中，一面說話。我對她一看，覺得心裏似乎取去了一塊石頭。菲

列瀆說起的‘借款’一事，使我覺得非常苦痛。但她卻毫不疑心……至少我當時這樣想。蕊娜伊達從鄰室走進來，面色蒼白，穿着黑的衣服，頭髮鬆鬆地掛着；她默然地握住了我的手，拉我同去了。

‘我聽見了你的聲音，’她開始說，‘立刻走出來。你這樣容易地離去我們，頑孩兒？’

‘公主，我是來和你告別的，’我回答，‘大約是永訣了。你恐怕也曉得，我們要遷居了。’

蕊娜伊達不斷地注視我。

‘是的，我聽見過了。謝謝你特地來告別。我正在想起我不能再見你。請你不要懷恨於我。我有時虐待了你，但我決不是像你所想像的一個人。’

她走開去，靠在窗子上了。

‘真的，我不是這樣的人，我曉得你一定是

怨我的。’

‘我？’

‘正是，你……你。’

‘我？’我悲憤地又叫一聲，我的心又同從前一樣地在她的強大的，不可名狀的魔力的影響之下急跳了。‘我？請你信用我，蕊娜·伊達·亞力山特洛符娜，你無論做甚麼事，無論怎樣虐待我，我總愛你，崇拜你，直到我的末日。’

她急速地轉向着我，張開她的兩臂來抱住了我的頭，給我一個溫暖而情深的吻。這永遠訣別的接吻，不知在找求那一個，我卻熱心地領略了牠的甘美。我曉得這是決不會再來的了。‘會再，再會，’我反復這樣地說着。……

她就離開我，走了出去。我也離去了。我不能描寫我離去時的心情。我不願再經

驗這種心情；但倘我全然不曾經驗過這樣的心情，我又將嘆自己的不幸。

我們遷回市內了。我並不立刻拋卻過去；也不立刻用功。我的創傷慢慢地復原起來；但我對於父親並沒有不好的感情。我似乎反而對他起好感了……讓心理學者來詳細說明這矛盾罷。

有一天，我正在路旁的樹蔭下散步，遇見了羅興，感到不可名狀的快樂。我歡喜他，爲了他的率直而不做作的性格，又爲了他喚起我許多回憶，使我覺得他更可親愛。我跑近他身邊。

‘啊哈！’他蹙着眉頭說，‘是你，小朋友。讓我看看你看。你仍舊和從前一樣面黃，但眼睛裏沒有像從前的茫然的樣子了。你已像成人的樣子，不復像小狗一般了。這是很好的。你近來做點甚麼？用功？’

我嘆息一聲。我不歡喜說謊話；但說出真話來又覺得難爲情。

‘不要緊的，’羅興又說，‘不要怕難爲情。我們最緊要的是須作不逸常軌的生活，不要做情慾的奴隸。否則有甚麼好結果呢？被情慾的潮流漂去，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是不好的前途；一個人即使只有一塊岩石的立脚地，也應當用自己的脚來立身。請看，我要咳嗽了……那比洛符左洛符——你聽見過關於他的消息麼？’

‘沒有，他怎樣了？’

‘他隱迹了，消息全無；他們說他是到哥卡薩斯去的。這是你的好教訓，小朋友！這全爲了不懂得及時退身，不懂得那脫卻羅網的方法的原故。你似乎脫身得很好。切記不要再投到同樣的網裏去。再會！’

‘我決不，’我想。……‘我決不再見她了。’

但運命制定我再見蕊娜伊達一面。

(二十一)

父親慣常每天出外騎馬。他所有的馬是一匹斑色的，栗毛的，英吉利牝馬，一隻頸細脚高，根氣充足而有惡癖的野獸。牠的名字叫做電光。除了父親之外，沒有人會駕馭牠。有一天他很高興，帶了一種我所長久沒有見過的和靄，走近我來；他正在預備去騎馬，靴距已經穿上了。我便請他帶我同去。

‘我們還是去作跳馬遊戲有趣得多，’父親回答。‘你騎在那肥馬上一定追我不上。’

‘我會追上的；我也加鞭。’

‘好，那麼去罷。’

我們出發了。我騎一匹壯健而精神尚好的粗毛黑馬。果然那電光跑得極快的時候，我的馬也會出全力趕上，並不落後。我從

來沒有見過像父親這樣善騎的人；他坐得非常自然又穩健，他所坐的馬似乎懂得這一點，在誇耀牠的騎手。

我們跑過一切列樹的道路，跑到了‘處女野’地方，跳過了幾個矮牆（我起初不敢跳，但父親是看輕膽怯人的，我不久也不覺得害怕了），兩次跳過莫斯克伐河，我以爲我們將回家去了，尤其是因爲父親也說過我的馬已經疲倦，忽然到了克里米亞灘上，他轉向別處，沿了河岸跑去了。

我跟他跑了。跑到積着一大堆舊木材的地方，他即刻下馬，教我也跳下馬來，他把他的馬勒給我，命我在木材堆的地方等他一等。他自己步行到一道小街裏，不見了。我拉着兩匹馬，在河畔跑來跑去，呼喝那電光，這畜生走的時候不絕地顛蕩，掉牠的頭，鼻鳴，又嘶叫；當我立停了，他又沒有一次不用蹄搔地，

作哀鳴，且咬我的馬的項頸；牠的舉動，全然表示牠是一匹惡性的純種馬。

父親久不回來。河裏起了一片不快的溼霧；細雨霏霏地降下，在我所反復經過了好幾次而現在已經看厭了的那粗笨而灰色的木材堆上面點了許多小的黑點。我焦灼得恐慌了，但父親依然不來。一個穿着同木材一樣的灰色的衣服，頭上戴着像一個鉢的老式軍帽，手中拿着矛戟的哨兵似的芬蘭人（試想想看，怎麼莫斯克伐河畔會來了一個哨兵！）向我走來，把他的老婆子一般的皺皮臉孔轉向着我，說道，‘你帶了這兩匹馬在這裏做甚麼，小官人？我給你帶罷。’

我不睬他。他又問我索捲煙。我想避開他（也因為不耐煩的緣故，）就向父親去的方向走了幾步，終於走到那街道的盡頭，轉一個彎，立停了。我看見這街上離我約四十步

的地方，在一間小的木造屋的窗外，立着我的父親，他背向我；靠在窗闕上。在屋的裏面，窗幃半遮的地方，坐着一個穿黑衣服的女人，正在和父親談話；這女人是蕊娜伊達。

我同石化一般了。這實是我千萬料想不到的事。我當時的最初的衝動是想跑走。

‘恐怕父親要旋轉身來，’我想，‘那時我怎麼辦？……’但一種異常的感覺——一種比好奇心還強，比嫉妒還強，甚至比恐怖也還強的感覺——把我固定在那裏。我就觀察他們；我傾着耳朵聽。

父親似乎在主張一件事。蕊娜伊達不贊成。我到現在似乎還能看見她的顏面——悲哀，嚴肅，可愛，又帶一種獻身，愁苦，戀慕，和一種失望的不可名狀的表情——我再想不出別的字來形容了。她說話極簡短，並不舉起眼睛來，只是微笑——其笑容是順從

而又毅然的。單憑這笑容，我便可認識我的舊日的蕊娜伊達。父親聳他的肩，正他的帽，這是他平常不耐煩時候的表象。……後來我聽得一句話：‘你非離去此地不可。……’蕊娜伊達立起身來，伸出她的臂。……忽然在我眼前一件不可能的事體發生了。

父親忽然舉起他的拂衣塵用的鞭來，我聽見在她的露出肘的肉臂上發出一聲銳音的打擊聲。我幾乎要叫起來；蕊娜伊達發抖了，默默地看着父親，慢慢地舉起她的臂到脣邊，吻那打紅的痕跡。父親拋棄了鞭子，急急地跨上踏步，闖入屋中。……蕊娜伊達轉個方向，伸開她的兩臂，垂着頭，也離開了窗而去。

我的心因了驚駭和一種畏敬的恐怖而消沈了，我連忙回轉身來，跑出小街，回到河岸，幾乎放走了那電光。

我不能一一清楚地記憶。我曉得我的

冷淡而沈靜的父親有時也會被積憤所激；然而我到底不能了解剛才所見的是甚麼一回事。……但同時我覺得，我在全生涯中決不能忘記蕊娜伊達這態度，這眼色，和這微笑；又覺得她這姿態，突然現出在我眼前的這姿態，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中了。我呆然地向河中注視，不覺滴下許多眼淚來。‘她被打，’我想……‘被打……被打。……’

‘噲，你在做甚麼？把我的馬帶來！’我聽見父親的聲音在我後面叫着。

我機械地把馬勒遞給他。他跳上了電光……這牝馬，立了長久之後受了寒氣，昂起牠的上半身，向前跳了一丈多路……但父親不久就克制牠；他用靴距踢馬的旁腹，又用拳打他的頸。……

‘呀，我的鞭子沒有了，’他自言自語地說。我想起了不多時以前我聽見的那鞭的搖

曳和打擊，戰慄起來。

‘你放在那裏了？’稍停一回之後我問他。

父親不回答，他只管在前面跑。我趕上去。我定要看看他的臉孔看。

‘你等得厭煩麼？’他從齒間說出。

‘還好，你的鞭失落在那裏了？’我又問。

父親極快地對我一看。

‘並沒有失落，’他回答。‘是我拋棄的。’他垂下了他的頭而沈思了……這是我最初次、或最後次看見他的嚴格的顏貌中也能顯出非常的溫順和憐憫來。

他又向前快跑了，這回我趕他不上；我比他遲十五分鐘回到家裏。

‘這就是戀愛，’我夜間坐在我新近放着書和筆的寫字桌前時又獨自這樣說；‘這就是熱情。……要忍受無論何人的……即使最親愛的人的鞭打而不反抗，是不可能的事！但

在戀愛的人似乎是可能的。……我呢……我在想像這等事。……’

在這個月裏，我自己覺得長大得多了，我的受了種種的狂喜與苦痛的戀愛，同另外一種我所向來不曾想像到的東西——捉摸不牢的，像一副素不相識的美麗而又嚴肅的顏貌而威嚇我的，在薄暗中無論如何也看不清楚的一種東西——相比較起來，覺得微小，稚氣，又可憐得很！……

這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而且可怕的夢。我夢到一所低而且暗的屋中。……見父親手執一根鞭立着，憤怒地頓足；屋角裏伏着蕊娜伊達，一條打傷的紅痕，不在她的臂上而在她的額上……他們二人的後面，聳立着全身塗血的比洛符左洛符；他張開他的蒼白的唇，在厲聲地威嚇父親。

兩個月之後，我進了大學；此後不滿六個

月，父親在我們新近遷居的彼得斯堡患急病死了。他死的前幾日，接到莫斯科來的一封信，使他受了猛烈的刺激。……他到母親處去，懇託她甚麼事體：我聽說他竟對母親流淚呢——他，我的父親！在暴死的那天的早晨，曾經開始用法蘭西語寫一封信，預備給我。

‘我兒，’他寫着，‘謹防女子的愛情；謹防這種幸福，這種毒藥。……’

他死後，母親送一大筆的錢到莫斯科去。

(二十二)

經過了四年。我剛才出大學，一時還不曉得怎樣處置自身，走那一條路；我暫時賦閒，不做事體。有一個快美的晚上，我在劇場裏遇見漫伊達諾符。他已結婚，且就官職了；但我看他比從前沒有甚麼變更。他依然忽而過度地狂喜，忽而憂鬱，正同從前一樣。

‘你曉得麼?’他對我談的許多話中有一次這樣說,‘獨爾斯奇夫人在這裏呢。’

‘誰是獨爾斯奇夫人?’

‘你可忘記她了?——那札西京公爵家的公主,我們大家曾戀愛她的,你也戀愛她的。在納斯苛契尼公園旁邊的莊屋裏,你記得麼?’

‘她同獨爾斯奇氏結婚了?’

‘正是。’

‘她在這裏,這劇場裏?’

‘不,她在彼得斯堡,前幾天她到過這裏。聽說她將赴外國遊歷了。’

‘她的丈夫是甚麼的人?’我問。

‘一個漂亮的男子,且有財產。他是我在莫斯科時的同事。你也明白曉得的罷——那件醜聞……你應該是完全曉得的……’(漫伊達諾符作含着意思的微笑)‘這位公主要揀一個好的丈夫是有些困難的;因為凡事總有

結果……但是照她的聰明伶俐，其實要無論怎樣都可能。你去訪問她罷；她見了你一定歡喜。她比從前更加美麗了。’

漫伊達諾符告訴我蕊娜伊達的地址。她寓在特謨德旅館中。舊日的記憶在我心中湧起來。……我決定明天去訪問我的舊日的戀人。然爲事所阻，經過了一禮拜，又經過一禮拜，我方才到特謨德旅館去訪問獨爾斯奇夫人，聽說她已在四天前爲了難產而暴死了。

我覺得心中像被針刺一般。想起了我可以見她而不曾見她，且永遠不得見她——這悲痛想念用了牠們的全部的強大的苛責的力而猛烈地刺我的心。‘她死了，’我呆然地注視那門役，連說了幾遍。我悄悄走出街上，自己不曉得走到那裏，只是茫然地向前走。一切過去的情形，霎時浮出在我眼前。這便是解決，這便是青春的，熱烈的，光彩的生

命所匆匆忙忙地趕到的決勝點！我這樣默想；我想像那種可愛的姿態，那種眼，那種卷髮——閉在狹長的箱子裏，埋在潮溼的地下的黑暗中——橫在離開還活着的我不遠的地方，又恐怕離開我父親也只有幾步。……我想起這一切；我耽於種種的想像，這時候——

‘我從不相干的口中聞知她的死耗，

我也不相干地傾聽，’

的詩句不絕地在我心中響着。

唉，青年，青年！你們幾乎可以全無顧慮；你們是所謂宇宙的一切珍寶的主有者——雖憂愁也可使你歡樂，雖悲哀也可被你利用；你們是自信且傲慢的人；你們說，‘看哪！只有我生着！’——但是你們的歲月也在時時刻刻地飛度過去，也會消滅得無影無蹤；屬於你們的一切事物，都要像日光裏的蠟或雪地消滅。……你們的魔力的一切祕密不在乎能做

無論甚麼事；而在乎能想做無論甚麼事；在乎能拋棄不可利用的力；又在乎各人認真地自命爲浪費者，認真以爲自己應該說，‘唉，我那一件事不能做呢？假使我不浪費我的時間！’

然而我……我的初戀的幻影，只在一瞬間浮現，只喚起一聲嘆息，一種哀情，我還有甚麼希望，甚麼期待，甚麼豐富的未來預想呢？

我所希望的一切，現在甚麼樣了？現在，人生的暮色已經偷偷地照到我的一生上，除卻了那黎明時的，青春的——一瞬間就過去的——暴風雨的追憶之外，還剩有甚麼更新鮮更可貴的回想呢？

然而我的自己批判是不公正的。雖然那時候我還是容易動心的青年時代，但對於那悲哀來訪我時的叫聲，和從來世漂過來的嚴肅的音節，我不是聾子。我曾記得我得了蕊娜伊達的死耗後二三日曾被一種不可思議

又不可自制的衝動所驅，走到了和我們同居的一個貧苦的老嫗的臨終的牀邊。蓋着襤褸的衣服，枕着一隻袋而躺在硬的板上的老嫗，死得非常苦悶又淒慘。

她的一生是與每天的窮困苦戰惡鬪地度過的；她不知有歡樂，也不曾嘗過幸福的蜜。在別人想來，她對於她的死，她的脫離，她的安息，一定是樂願的。然而在她的老朽的身體尚能支持下去的限度內，在她的胸尚能在她的如冰的手下面呼吸的限度內，直到她的最後的力離開她的時候，她劃着十字，不住地低聲稱念‘上帝，饒我的罪過’；只有到了她的意識的最後的一個火花的時候，纔從她的眼上消滅了對於臨終的恐怖與畏懼的顏色。我記得當時我在這可憐的老嫗的臨終的牀前，爲了蕊娜伊達，曾經驚恐自失而盼望爲她祈禱——爲父親祈禱，又爲我自己祈禱。 [完]